

少 年 史 地叢書

希臘一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山西書畫館

希臘一瞥

第一章 神怪的地方

歐羅巴洲南邊，向陽的角上有塊地方，從地中海藍水裏升起來，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希臘。

希臘是個奇蹟很多的地方，古時常常爲那些半神勇士的住處。所謂『半神勇士時代』 Heroic Age，差不多經過二百年光景。在這二百年中有幾件有趣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是拍守斯殺猙獰怪女黑克爾斯實行他十二種著名勞工；塞斯斬牛頭人身的怪物；邪遜帶領金羊毛船上的人去冒險；以及恩來賽斯用木馬的策略，克服脫腦愛等之奇蹟。

脫腦愛戰爭，剛在半神勇士時代末期。此後，就是我們所述的時代，大約在三千年前，那時希臘全部，才歸普通人民管轄。其中有四大種族——即愛賽

亞族 Aeolians，道立克族 Dorians，愛奧尼亞族 Ionians，和意奧利族亦互相割據。但彼等雖然有這種政治上的奮鬥，同時又發生許多獨立邦，後來却漸漸結合起來，成爲一種民族。至於他們各種這樣互懷野心互相嫉妒，尙能聯合成爲一個國家，這其間却有一個原由，因爲他們本出於一個始祖海倫 Hellen 自然有同胞的觀念並且言語相同，宗教也是相同的。有了這三層很堅強的束縛，故能使他們結合起來。

嗣後這些人民取了一個公共名稱，叫做海倫人 Hellenes。他們又叫別國的人爲『沒教化的』，因此他們同族的關係愈加分明了。他們又把本國的陸地也取了一個名稱，叫做希臘 Hellas，以表示他們種族的榮耀；而且這個名稱，也用於海倫人所居的各地。其時的海倫人大都是很有力量的冒險家，並且是有進取心的殖民家，所以希臘屬地大爲擴張；包括無數島嶼，有

些是鄰近本國海岸的，有些是在鄰海的好多大城鎮，有些在小亞細亞，有些在黑海沿岸；直到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北岸的一部分，和埃及的商業中心點；即遠在法蘭西，西班牙的西方，也有他們殖民的蹤跡。

波斯是希臘一個最可畏的敵國，他們常常被波斯的壓迫。海倫人抵禦波斯侵犯時，也曾得勝過兩次；一次是馬拉遜 Marathian 戰爭，（紀元前四百九十年）一次是賽來密司 Salamis 海戰，（紀元前四百八十年）皆為世界歷史上最有名的戰爭。大約一世紀半以後，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 希臘的無上將軍——曾將希臘大加革新，往討波斯。當出發時，路過埃及，即於其地築一有名的亞歷山大城——這個城名是後人取的——自征服波斯後，他的勢力愈加強大，直擴張到北印度 Northern India。

但至紀元前三百二十三年，亞歷山大死後，偌大帝國，便消滅殆盡了。在這個時候，有一新權勢崛起，雄據西方，即其時之羅馬國，此新興之邦，勢力非常

強盛，很可和希臘頹頹，佔據歐羅巴無上的勢力。後來漸把希臘的殖民勢力，剷除盡淨，在紀元前一百四十六年，竟把這個母國成爲羅馬的屬地了；因此他們這個國名改做『格利斯』Greece。

在希臘中心，我們還能夠發現這塊神怪的地方。希臘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偉大人物產生在一國，而且同在一個時期呢？必定是希臘神道曾經施展過神術了麼？此外還有什麼別的原因可說呢？那些偉大人物，如勇士們，政治家，哲學家，詩家，戲曲家，雕刻家，以及建築家；建築家不但在他那時候他那地方享受盛名，就是到了現在，在那些開化地方，還是非常著名的。海倫人用他們的智力和能力，創造一切很美麗的物品，將他們的文化，發達到極點，散布國內各地。雖然他們政治上的威權被羅馬人傾覆，而他們智能上，藝術上的能力，却是永遠保存的；而且還傳給羅馬人；後來再由羅馬人傳下，成爲歐洲的文化。至於他們可驚的文學，華麗的建築，無敵的雕刻術，到現在還存在，成爲

近代文化最重要的要素。

但是你們不要以爲希臘的文物都是從古代的光榮傳下來的。還有一個現代的希臘，即使把那些老社會，古代的財寶，一概都除掉，還是一個很華麗的陸地。我不是硬要把古代物品除去；在我們沒有敘述以前，要使你覺得我們所述的，並不是關於古代的希臘，是要知近代希臘。現在我必先告訴你一點兒，要是我們到了這個國內去遊歷，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沒有一點兒危險的。

在十九世紀之初，希臘曾爲土耳其人管理，將近四百年。這些外國君主的苛政，已經把這個國家和人民陷入悲慘和窮困的景象，不料這偉大高貴的種族，其子孫蹂躪到這般地步，簡直可說是絕望的奴隸們了。幸而剛在存亡絕續的當兒，老希臘的英靈，忽然蹶起，命令希臘現代的人民，把束縛解了，用一種願望去鼓勵他們，打破他們的壓制。於是他們心中，種族的虛榮，自由的

渴愛，對於國家的熱心，冒險的情性，又都勃發起來了，而且他們血管裏衝着半神勇士和古希臘人的生血，把他逼迫到這般行動。在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即起獨立戰爭，大興兵隊，經了一個死戰；到了一千八百三十年，依舊恢復他們的自由，希臘便成了一個君主獨立國。

希臘和土耳其人發生戰爭，不僅僅因為暴政的壓制，而且還有基督教徒和回教相爭的關係。因此，很得着歐洲人的憐憫；後來歐洲都派了軍隊，去幫助希臘。在這些戰爭之中，全靠諾佛林奴海戰這一役，在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土耳其受了這個大打擊，所以希臘能夠恢復自由；那時英俄法的聯軍，竟把土耳其的軍艦完全覆沒。

我聽了諾佛林奴這一個戰爭的名目，常常要想起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在那些朋友中算是最知己的，曾在希臘和他交接。在雅典第一天早上——就是到希臘的第一天，走過沙漠，到愛克路拍立

斯山 Acropolis Hills 去，在這當兒，從很肅靜之中，突然發了一個聲浪：

『密昔司早啊。你是英國人嗎？』

那時我斜看了一看，見那人所着的衣服很襤褛，不覺自言自語道：『是個乞丐。』因爲那條道路這樣高低不平，我一點兒也走不快，而且臨頭的日光如火一般，即使在最早的時候，空氣裏早已曬得很熱了；所以我只顧一心一意注意着前面，勉強的走去。

那個聲浪又送過來了：

『密昔司早啊。你怎麼不和我講話呢？你不是英國人嗎？』

聲浪裏面却夾了一些別的聲調，不免使我掉轉頭來，看那乞丐的神氣，好似很失意的樣兒。

『怎麼？』

一息工夫我又追悔起來，方才所說的話，爲什麼這樣魯莽。那時這男人把

帽脫了，便走上前來。看他的眼睛非常伶俐，好像很快樂的。

「到底是英國人！恕我的冒昧。我看見你好不快樂呀。我是希臘人——生長於此——母親也是希臘人，父親也是希臘人，然而曾祖母是英國人。我的祖父在諾佛林奴戰爭時，曾和英國人同赴戰場。貴國和我國非常親善。我很愛英國人，而且很愛你。我想給你一束葡萄，可行嗎？」

他就把籃筐放下，揭開遮着的葡萄葉，從這大堆金黃色的葡萄裏面，取出一大束。說道：

『要是你有意的，請勿客氣。』他把那果子強我受下，然後祝了我一聲『早安』，便獨自去了。

第二章 希臘的天然形勢造成何等情狀

希臘的天然形勢，五光十色，點綴得非常奇異。她取了一片歐洲的陸地，當做材料，用海去把她雕得這樣彎彎曲曲，所以他的海岸線特別的長，環繞得

異常齊整。在那時候，她曾起了一個意見，欲把這個國家切成兩部分；但是到那最後一分鐘，却又變換他的意志了，把那南面幾乎變成島的陸地改爲半島，島中間用了一條很狹的橋梁，和北半島互相連絡。

在界線四周圍差不多都是重山峻嶺，我爲半圓形的排列，看起來，好似被大浪衝上岸的海扇殼一般，互相倚靠，成了種種的角度。關於這些險要的邊境，她派遣了一些巨人在那裏工作。那些巨人，炸起地下的礦穴，使地面上發生震動，便被炸開了，成堆的泥土衝入空中，剩下一些大空洞，於是別的大堆泥土，便七顛八倒的滾將下來。因這個方法，將內地的土地，成爲帶山的平原，分做許多很小的部分，彼此孤立，前前後後都是山峯絕壁，把他們隔開來。

低處並沒一點餘空，可發生一條河流；只有幾支急流，從山旁衝下，越過絕壁，鑿出一條道路，橫過那些山坡，然後會合於平地。在這地方，好似合成一條河流模樣，便從蜿蜒的山谷直瀉到海外。那些膏腴的平原，原是爲生長植物

的，耕種起來，收穫很豐。山坡上也有些地方樹着森林，但是那大半石質的高岡，簡直一毛也不生。巨人們就揀着那荒山爲他們的住處；仙女們却揀着森林做住處。

但是造化 Nature，把希臘的大陸弄得這樣曲折高低，還不滿意。又召集她的隸役，沿着海洋再做一些點綴工夫。當他們工作完成時，洋面上便飾了許多島嶼。在西方的海濱——此處卽稱爲愛奧尼海 Ionian Sea——島嶼都是分散的，所以各島稍有一點分離；但是在那東邊愛琴海 Aegean Sea 裏的，又都是團結攏來，或稱羣島。以外還有許多變化，若一圈一圈的山脈橫亘於茫茫大海中，使得海裏有些地方，好似成了山邊的湖沼一般。

自從希臘起初造成以後，經過一次地震把平原毀壞了，山的形狀和島的大小已經改變了，而且還接着改變下去；這裏加了一些，那裏又完全毀滅了。普通的人也要變了他的形狀，譬如伐了許多古木，和古代的森林是了。但是

照平常說起來，希臘的狀態現在和從前是一個樣兒——還是一塊華麗的天然的織錦。可是你要理會那些巨人們，仍舊在那山岡上大步而行，徘徊於幽壑之間；仙女們仍舊在那向陽的斜坡上游玩，在深山幽谷之中編織伊們所愛的物事哩。

除去以上新奇的創造，還有顏色的炫耀。這些顏色裏面，要算藍色最爲主要。清朗的日子——希臘的天氣，除了幾天例外的，差不多天天都是清朗——天空碧藍，海裏現出碧藍一色來，陸地上無論光明黑暗的地方，都含着些藍的色素。山頂光澤如銀；那凹凸處發出一塊一塊的銀灰色，映漾於藍色青色的陰影之中。那些豐盛的小平原上面，有斑綠色的絨氈打底，再把許多橄欖叢林的深綠色參雜其間，更顯出一種很溫柔的色彩了。到了葡萄收穫的時候，所現的色澤，大半都是一種漆紫色。

希臘還有別的方法，造成他令人心醉的神祕。那裏的空氣非常清潔，四周

可望出數里以外，從平原一直看到山上，或是從山頂一直看到平原，你能夠看到許多很奇異的景致；那最高的山頂，並沒遮蔽的物質，如樹木房屋之類，阻隔你的視線；即使距離很遠的地方，也能夠辨別得很明白。那最高的頂上，四面用城垣圍着，還有些寺院建在上面。遠看那愛克路拍立斯你就可明白的了；愛克路拍立斯是古時希臘市鎮的衛城。雖然這樣潔淨的空氣，使得你一時看了這麼多的風景，但是因此你們應該防備一件事，就是忽然間便要把你陷入黑暗裏去，在這個黑暗裏面，就是離你鼻子一寸距離的地方，也不能見。因為此地並沒有日出時和日落時的微光，即使城鎮大路傍邊也沒有什麼燈火；要是遇了日落之後，從這個鄉村到了那個鄉村，你必須要一步一步非常留心。天空的星光或是月光未明以前，簡直一步都不能見；無論向石路上走去，或是走上一座危崖。現在我要告訴你一樁冒險事情，我曾在一天夜裏，那時沒有月光，連顆星光也不發現，來引導我走這崎嶇的山岡，終了我

的行程。

造化曾經賜給希臘的那些贈品，要算日光最寶貴的了。在低的山坡和平原上頭，夏天很長，而且很熱。有許多地方，在三四月之間，難得下過一次雨——有些時竟是一滴也沒有。河流差不多乾涸了，草也枯槁了，即使喜好日光的草，也有枯萎的危險；因為那些喜好日光的草，雖不十分吸取水分，也許有時他們欲得多一點兒的。可是交冬的時候，那嚴霜下降，倒是毫無損傷；下雪很是平常。不過有個很短的時令，在秋夏之間，很是溫和，那時所下的溫雨，便可以潤溼地面。

山頂上就是夏天也是有雨的，可是那時有許多農人在平地上日光之中葡萄園裏工作；他們雖然豫防着，到了下雪的時候，要回到家中，但是沒有好久，日光的季候仍舊又來了。最高的山上沒人居住，因為那裏非常寒冷，而且時常積雪，竟要到六月中纔能溶化。

第二章 近代的希臘人

希臘人能夠追溯出他們是海倫人的苗裔，自然是非常可傲的。其實也有些未開化的人在裏頭。因為當中世紀的時候，有許多司拉夫族人民 Slavs 移殖於此，但是他們雖和司拉夫族接觸，受了他們的影響，還能保存他們國家的特性，遺傳給他們的子女。

現在的人口裏面，含有一小部分奧爾白尼亞人 Albanians；這奧爾白尼亞人在獨立戰爭的當兒，是希臘人最忠心的聯軍，因此，他們也認為新希臘最主要的分子。

還有一些羅馬尼亞人 Roumanians，住於希臘的北部。據希臘人說起，那些最凶惡的匪徒，差不多都是從這些遊牧民族出來的；沒有好久以前，他們起了暴亂，把希臘的光榮完全喪失。說也奇怪，到了後來希臘的匪徒竟敢做出很無道的事來，就是一千八百七十年他們竟鎗斃了一個意大利人，和

三個英國人。

現在你可知道，想起近代希臘這個國家的時候，切不可忘了奧爾白尼亞人和羅馬尼亞人，但是更要牢記那享受希臘名稱世襲權利的那一大部分人民。

希臘人平日的生活，是很有趣的，因為他們所有的物品，和你在本國所用的絕然不同。

先說人民所穿的衣服是怎麼樣的。他們曾採用奧爾白尼亞人的服制，當做希臘的公共服裝，因此成了一種奇怪而美麗的服飾，着這樣衣式的人，你是常常遇到的。他們腰上繫着一條全白的短裙，短裙底下就是短褲。腿上裹着一條深紅色的腳綁；腳上穿了一雙鮮紅的鞋，把足趾都包在裏面，每隻鞋的頭上，飾了一個很大的黑色羊毛球。他們白襯衫上有一條很軟的橫摺胸襟，而且有全袖的；看起很像一件精緻的寢衣。腰間縛了一條皮帶。皮帶的前

部，突出一個革囊，裏面露出一把鞘刀柄——有時是藏起來的——大約是爲割大塊麪包用的；另外還有一方手巾，和幾張骯髒而油滑的紙，這就是本地通用的紙幣。襯衫外頭着了一件緊身背心，上面繡起很美麗的花紋；或是再罩上一件上衣，也是這樣繡花的，大手袖的，顏色或藍或紅。頭上戴了一頂紅色的氈帽，旁邊垂下一叢很長的藍色流蘇，於是他的戶外服制完全了。要是你喜歡描希臘人的形狀：年老的或是年少的，也不必要什麼好看的顏面，只要一副日光炙過的臉，形狀勻配就是了；最重要的，就是從他所戴的氈帽，一直到了他所穿的包足趾的鞋，必須要描出那很威儀的氣概，那末，你的畫功就完全了。

但你還該常常注意着這種服制改變的所在。譬如有些人是戴一頂草帽，替代那有流蘇的氈帽，或用一方有顏色的手巾纏在頭上；有些人喜歡紓縛腳絆，也有些人不喜歡腳絆，寧可着一雙長統的襪，用一根有顏色的帶縛在

膝節上頭；那帶是有花綵的，帶的頭上還配着流蘇。但是這一點兒不同，非常細小，不至於混亂了希臘公共服制的本性。這種服制，大都是鄉民所着的，還有些軍隊裏的兵士，也是穿着這種服制。

還有一種人，他穿的衣服，又是一種形式；這個你也時常看見的。他們的棉布褲，並沒有什麼奇特。不過他們的衣服，翦裁得非常寬大結實，只有這點兒表現他們是個工人。但是他們的上衣很奇怪。你曾經看過勞動人所着的衣服，有這樣希奇美麗的麼？他們的衣料，就是平常印小格子花紋的毛布；經過洗曬，已由很藍很白的顏色，變成古磁色或泛白的藍色了。天天所着的衣服，是印就花紋，還有許多是織成的。剛剛適合腰部的地方，箍着一根狹帶。下面掛下的虛飾，好像短裙似的。上部前後兩面，披了一塊披肩。前面連了一條小掩襟，從頸部到腰部這樣長，用雙行針線縫成許多正角形，每兩行中的距離，大約相差兩英寸光景。手袖是摺起來的，從肩垂下只有幾英寸，腰上捆了一

個搭包，也是用針一行一行縫了起來。

另外有種勞動人，他喜着土耳其人的服裝，腳上穿了一雙有鈕扣的鞋。兩腿露出，藍黑色的短足褲，只掛在膝節以下。他的短衫也是黑的，背心却是紅的，所以互相映起來，更能顯出一種很光耀的顏色。

你遇到那些婦人，所着的衣服很是平常，短的棉布襯衫，衣式寬大些就是了。照普通說起來，他們沒有什麼美麗的地方，可提起他人特別的注意，可是你看了這樣戀戀不捨，無非是伊們所做的事，也許你從來沒有看過的，譬如：伊們在淺小溪中洗浣衣服，把小卵石當做洗衣的刷板；或是在路旁敲石；或是騎着驃往市上去，驃的背上還有一些柳條編的籃筐，盛了一些無花果、桃、葡萄、油桃之類。但是有時你自己也覺得忘其所以了；只要把那和你面對面的鄉婦想了一想，不但是伊的顏面沒有什麼絕頂的美貌，而且他那種雄糾糾的狀態，還要促起你憶及亞馬遜哩，亞馬遜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英雄，

在古時非常興盛。

你遇了奧爾白尼亞鄉婦，看見一定是很有趣的。伊們依舊保存着本國的服色，一件很長的袍，袍邊繡起花紋，在腰間隨隨便便結了一條腰帶，毫無規則。長袍外面着一件白羊毛短衫，四面鑲着黑色繡花的貼邊，頸旁和髮上還有一串一串的錢幣，算是裝飾品的。那些婦人到外面做工或是散步，大概沒有不着那絨氈似的外衣的，那怕太陽熱得什麼似的。你覺得要穿起浴衣，到了冷水浴池裏去洗浴，纔以爲快樂，伊們總要穿着。可是我有一次，遇着一個不着外衣的老婆子，不過看伊神色，似乎誤穿寢衣了。伊的白色長袍，解了腰帶可有到足趾間這樣長，兩袖又是很大，這種衣服，好像都是同樣的，又沒有衣領，喉間隨他張開；不過有一條很簡單的帶，紅色繡花的，圈在頸部旁邊，袖口上也有同樣的邊線。

牧師們也可促起你的注意，不但是因爲他們黑沈沈的長衫，和那高而無

邊的黑帽，夾雜在潔白色公共服裝裏面，很可觸目，而且他們的頭髮都是披下來的。

我恐怕你聽了希臘小孩的服式，稍爲有點失望，他們不是常常有鮮豔服裝着的。在國慶的時候——有兩次最大的國慶，元旦日和獨立紀念日（三月二十五日）小孩兒扮了起來，活像小丑一般，小女們着起公共的服式，到還華美，但是小女們平日所着的，都是一種很樸素很寬大的衣，小孩的衣服，照普通一般都是和褲相連的，外面罩着一件短衫式似的衣服，但裏衣和父親一般，也和短衣一樣的可愛，襯衣的袖手，却是平常鄉民小孩所着的衣料，要算一種藍白色的格子布，最爲流行。有時偶遇了一個小孩，他的臉上很是寂寞，着的衣服非常襤襠，好像破碎的拭桌布一般；其實並不是小乞丐，他是一個貧苦鄉民的兒子，作工很有興味，以謀他的生活，在幽靜山旁牧羊，或是跟隨驃子走那高低不平的山路。

關於鄉民所着的衣服我已告訴你了，着這種衣服的人們，要佔大半。另外還有些富商，大規模商店的店主，有專門職業的人員，以及他們的夫人，着衣的觀念，却漸漸趨向西方去了。雅典中等的女子，專門仿效巴黎時裝。我們剛剛所說那些衣式，其中還有一種式子，非常有趣，是小孩們的。這種式子你知道，無論小的幼孩，大的幼孩，以及少年——他們差不多早已成人了，立起來可有領沿這麼高——都是這樣得意洋洋穿着他們水手的服式，即使那些年老的，和高大的，也戴着圓的草帽，帽邊很闊捲了起來，還有一條帽帶，大吹法螺，寫了一個什麼船的名字，恰如英國七歲的小孩一般，要是被他見了，可不是要嘲笑他們都是嬰孩哩。

第四章 禮貌和習慣

希臘人對於異鄉人的禮貌和友愛，向來是很有名聲。我將要告訴你；那名聲試驗起來，究竟有多少價值。

照我自己的經驗評判起來，可說旅行人到了希臘，無論那一個希臘人是他的主人翁，都是常常覺得很快樂，而且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很尊敬的賓客。有時候覺得我的意思要完全改變了；但是把少數人的罪過，放在大眾的頭上，是很不公平的。現在我先要告訴你希臘人對於異鄉人在他們門內所施的禮儀和款待是如何的。

先從鄉民方面講起。我曾有許多機會，去探察他們的禮貌，因為我經過的鐵路，都是坐着三等車；又住在那最苦的本地人之中，他們喫些很簡單的本地食品；而且走過一條長途，日夜所經，都是寂寞的平原，荒涼的山嶺，那些地方，就是有什麼喊救，也是不能達到的。我的同伴只有我的朋友且密 Char. B. 一人，另外還有一個英國婦人，也是和我一樣的一個異鄉人民。我們受了怎樣的待遇呢？

在小村裏面，更能惹起我們注意，因為新奇的事比較城鎮裏更多。但是旅

行人到了希臘無論那一部分，必須要一個很有經驗的嚮導護送，或是由驛官 Dragoman 負責，直接帶領他們到了此地。要是兩個異鄉婦女，又沒人伴送，那是異常的奇觀了；沒說鄉下人，即使城鎮裏的人民，也是以爲很奇的。有些鄉下人，他從來沒見過這樣一個景象，於是他們就來和我們講話了；一壁講，一壁考察我們的衣服是怎的；又問我們許多問題：我們國內情形是怎樣的；爲什麼我們喜好他們的美景；何以要到他們所愛的鄉村裏來。在我們所激起的好奇心之中，可是沒有一點野蠻的痕跡，而且常常因爲一心一意想替我們做點什麼事情，竟把好奇心忘掉了。

深厚的交情，常常用實地的形式來代表，饗宴我們的美味，有果子蘿可蜜 Loukoumi，——是一種糖果，英國叫做土耳其醍臘脫 Turkish Delight，以及麥斯的巴哩 Mastieba —— 是一種白色的甜酒，要沖水吃的，要是把水沖了進去，他的顏色就變成白乳色。鄉人們在路旁旅館裏，用這種食品款待我

們，要算最豐盛的了。但是在火車裏的時候，比較別處更是殷勤，我們曾受過一次非常誠摯的款待。同車的旅客，把他籃裏袋裏的出產品，都拿出我們觀看，——蜜甜碧綠的無花果，一叢一叢的葡萄，是他們拿到市場上去銷售的；——並且把西瓜和我們分食，這是他們帶在途中當做飲料和食物的；再從衣袋裏拿出一對很大的桃，又從別的袋裏抽出一把刀來，把皮削了，然後供獻我們，以爲他們的贈品。到了一個路旁的車站，那些旅客都從車上走了下來，散步的散步，談話的談話，那些工人們和兵士們互相競爭着，從攤頭帶了一些食物拿到我們的窗前；那個攤頭就是當作車站上的點心店。

關於商人方面，我們所受的待遇，也是同等的殷勤，最可注意，那賣食物飲料的小販，當我們去選擇他們本地的食物，都非常歡迎。這樣那樣我們曾經嘗試過嗎？要是沒有試過，不妨去試試看。我們試了沒有一樣可口的，竟可以一樣都不買。他們邀請我們嘗試，比較商業上還要尊敬哩，要是拒絕他們，那

就是你的不客氣了。常常這樣試試，那樣試試，倒是一樁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吾能夠料定試了那樣食物，必須鼓着一股勇氣纔敢去的，譬如從桶裏挖出那種酸臭羊乳的餅，或是從油桶裏撈出的各種美味。我們所付的價格，決不至使我猜疑那個物價。我們是受騙了，比較起來，覺得比我們那裏小買賣的交易，還要公正得多哩。

雖然如此，和希臘人在商業上如有什麼交易，外國人那就要謹慎了。那些商人對於商業上，有一種很銳利的目光。據說他們做買賣契約，能和猶太人 Jews 對敵。用這種最鋒利的方法，去經營他們的商業，在世界商業上很是著名；而且他們的商業道德又不甚光明，常常要失約。從各種經驗中，可使我相信，這種名聲至今還沒有改正哩；要是你不知道的物品，他就大擡其價。

至於職業的等級，希臘人自認他們國內是非常困難的，失意的人竟居大半；但是這種壞處，是從好的方面發生出來的。希臘對於教育非常注意，就是

最苦的小孩，將來也能夠做醫生、律師等等，只要他們有這種願望，和通過考試的才能。因國家教育容易的緣故，職業的階級却是擁擠起來了；於是用一種很嚴厲的方法，競爭他們的生活，往往只圖賺得銀錢，不顧廉恥。職業擁擠這個問題，對於別的國家是很平常的，在希臘要算是特別爲難的問題了；因爲希臘地方能得生活的方法很是有限。可以耕種的陸地，只有百分之十八，所以小孩們不能個個多成爲農家。而且希臘人的小孩注意工業上的，也是非常希少，因爲製造事業不發達的緣故；大凡一個國家，缺少煤力，水力，資本，在這三層不利之下，製造事業自然不能興盛了。

我現在再把你帶回朋友裏面來。一封介紹信，遞給職業中很有名望的人，而且兼有美術和文學研究的，就很容易把外國人介紹到希臘智識界貴族之中；因爲好客的希臘人，見了引見的信，不但他自己對於拜訪者很熱心優待，而且不辭勞苦，要是你欲訪當道的人，他即刻帶你前去謁見。

|希臘人有什麼感謝的地方，他回答的語氣異常殷勤，鄉下人更加特別。他們替代異鄉人作事，很出於自然。要是他們替你做了一些事，你只須說一聲「謝謝你」，他們就很直爽的回答：「這是我的本分。」

第五章 禮貌和習慣

無論那一等裏面的希臘人，尋常都帶了一串小珠，串繩很長，珠的種類却要照着自己的貧富如何，分出許多等第，從頸部這樣大小，一種有色的玻璃料起——這個只要一便士就可以買的——一直到了一串很長，很高貴的真琥珀爲止，結束的地方，還用一叢很大的黃色流蘇。你想這串小珠爲着什麼用處呢？委實就是玩具——沒有別的用場——照你看起來，似乎非常奇怪，成人的人怎麼還要玩具呢？而且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是把他帶在身邊，這樣愛惜的撫弄着。那些人好像很忙碌的樣子；當他獨自步行的時候，或是坐下來互相談話，他們的手指都是常常理着那串小珠，把他轉來轉去，或是

移前移後，抑或把全數滑上滑下，於是這些珠子便在繩上滾個不休。

希臘人都喜歡高談闊論。他們自己談話，決不肯失掉一個旁聽的機會，這樣習慣，似乎和他們的血統很有關係，因為古時希臘人的口才是非常著名的。政治，是他們最喜討論的問題。其次就是葡萄，葡萄是國家財富最大的來源；而且又是獨產。他們這樣成羣圍着那小檯子，在那繁盛都會裏空曠的地方；或是街廊沿咖啡店裏；或是在未斬的木篷底下——是用一種有葉的枝條編成的，編得非常美麗；或是小村裏面，那種粗而欲墜的木頭小屋，掛着咖啡店招牌的。他們坐在那些地方，一直要坐了幾個鐘頭，批評政府不好的地方，討論這椿事是應該做的，那椿事是不應該做的，怎樣纔能有利於國；或預料那種葡萄收穫好，偶然有一個人把辯論暫時停頓，喝着他的咖啡；隔壁的人吃着他的蘿可蜜；第三人曾經痛駁一個論點，要着別的麥斯的巴（飲料），此後，新的辯論又開始了。雖然在這個角上，或是在那個角上休息片時，他們

的談話依然這樣喃喃不息，竟不肯稍有一點間斷。

現在有一個新來者坐下了。把他的定單交給茶保，於是展開他所愛的最近出版物。你看了定要很以爲希奇，這樣曲曲折折爬上爬下，他怎麼能夠得了首尾呢？要是你懂得希臘文的，那就不以爲怪。全張紙上都是印着這樣奇怪怪的形狀。他便把他們的滑稽談，逐漸看下，看得非常出神。希臘人每天至少必須讀一份報。要是稍爲等了一等，你一定看見他傾向到和他最接近的人身旁，指示他幾節最要緊處，互相交談，忽然間他們便陷入政潮旋渦裏去了。

那時你要注意着那一個新來的，他揀了一塊空閒的地方，躺在矮椅上，似乎很疲倦的樣子，嘴裏抽着一枝煙管，他抽的煙管和土耳其的煙管差仿不多，我想你在圖畫中曾經看見過的；一個大水瓶同一枝長管，一端附在瓶上，另一端繫起很美麗的線，飾了一叢很美麗的流蘇，大都是這樣裝置的；煙從

水經過一下，可以和平一些。你原來以爲那人這樣朦朦朧朧，吃吃水煙已睡着了，不料他忽然跳將起來，走到一張小桌旁邊，獨自謾罵，好似中了狂熱病一般；那時他們正在那裏爭論，於是他也加進去了。

希臘無論那一等咖啡店，所用的咖啡，都是土耳其人製造的。一種很甜的調製品，大約有三成渣子，傾在一個很小的杯裏，給與顧客，而且他還要再加上許多糖，你將要想起一個很熱的國家，他的公共飲料，要用涼的，很清爽的，不用這種熱而多糖質，你可不是這麼想麼？希臘還有一種很普通的飲品，就是這種麥斯的巴涼，雖涼也是一種很甜的質料，希臘人每逢食事，他們都要喝點兒酒。鄉下人所有的酒，都是從他們自己葡萄園中，取出葡萄汁水，在家自釀的，所以這種酒成本很小，簡直不要什麼本錢；要是自己未曾釀造，在這個出產葡萄的地方，祇要幾個辨士，就可以買了一大瓶。他們不但成年人必須喝酒，就是很小的幼孩們，喝酒也是一樁很平常的事情，好似小孩立在此

地，給他一瓶水，一瓶牛乳，如給一杯淡茶一個樣兒，沒有什麼希罕。但是你不要猜想希臘人都是慣醉的，他們的酒通常有水和合，所以要看見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這是很難得的事情，本地所消費的酒，都有松脂參雜裏面，可以保存酒性醇厚。而且希臘人素好這種特別滋味。但是你一定不喜好的，除非你也有松脂的嗜好，可是有許多人不要，就是別國的異鄉人，也不喜歡這種滋味。

說起希臘公共飲料——只有很甜的咖啡，多糖漿的甜酒，和松脂酒！你聽了一定非常驚奇，那異鄉人在向陽多塵的國內要渴死了。你想他是常常要飲水的。要是他飲起水來，那就糟了！有許多地方的水都是一點兒不宜飲的。希臘人常常飲着不清潔的水，似乎他們身上有許多毒質，可和傷寒症抵抗的，要是異鄉人同他們一樣膽大，包管禍患臨頭。我曾在雅典，這地方的水也是特別壞；我是非常謹慎，所飲的水都買那很清潔的——從哈愛麥吐斯山

Hymettos Mount 山下的泉水；或是從亞馬路西 Amarousi 一條源中運來的，離城有十一英哩。在早上可有供給，到了午後常常就用盡了，在這種情形，那時我又沒有貯積，待我去後，早已用光了；我另外還有一個辦法，所飲的水預先把他沸過，放下一點茶葉；這點茶葉非常可貴，好容易得了海關職員許可，由英格蘭帶到此地。雖然我預防得如此嚴密，總逃不了這個不幸。有一天夜裏很不舒暢，做了一些惡夢，早上醒起的時候，便覺得非常疲倦。可是我依舊起來，披衣時覺得困難些，那時我就出去了。去看看那些古廟，也許鼓起我的興味；回憶第一次到此地的時候，很想到此處來走一遭；看着那些很莊嚴的圓柱。正在這個當兒，覺得四肢疼痛，頭上就熱起來了，可有正噠重，腦筋中非常騷雜，似乎什麼事多拉到我的倦眼裏來。且密看了這般光景，即刻把我帶回家中，扶入牀上。經過這番戰鬪以後，我全身所有的能力竟不能和他抵抗，所以就被熱症戰勝了。那時我想把我所有的物事，給與別人，調換一杯清

水；我又記得試試的，和一人說，在雅典可以買到好水；又想起那人是個惡漢，怎麼說這是好水呢，灌入我的喉中，是一種微溫很濃厚的流質，令人非常難堪——後來我考察出來，那曉得就是山羊的乳。有一個希臘醫生，日夜看護我，直把這個難關過了，他纔離開。他雖然通通曉得那些相反的事；我想一個辯士也不酬謝他，可是我是異鄉人，他的『義務』是要看着他的命令都奉行了。當我病狀恢復時，問他的第一樁事情就是：『我究竟怎樣得到這病？自從我到了這種圍困城中，吃水很不容易；我所飲的水是買來的——你可知道，就是那種最好的泉水。』

他笑道：『你買來的水，不可靠的，除非你能夠認識那賣水人。那些取泉水的童子，他們可以從最近地方取了一些，無非是加上一個哈愛麥吐斯山，或是亞馬路西名目就是了。』

我會把希臘人所飲的飲料先告訴你，不把希臘人食物先說，因為有個特

別理由。有一大部人，他們從來很難得食過你所叫的那種餐膳。最苦的鄉民，他們的酒就是當做食物和飲料，以支持他們的生命。另外還有一些人天天所食的食物，就是這種很粗的黑麪包——或很結實的玉蜀黍，乾得如同粄糠一般；或是揀點當令的果子，一點兒菽荳，一撮橄欖，或是一塊含有酸味的山羊乳餅乾。當宴會的時候，偶然間用點拉白來特 Labrador 的乾鱉魚，那就以爲放肆的了。有許多人每年中不能享受過十二次食肉；還有一些人差不多只有一次，好像是最特別的宴會了。都會裏的人民，每逢食事，必須擺在門外宴飲，這是很普通的習慣。公共餐館和旅館情狀差不多，可是還有許多別的餐館，在那些大街小巷，並沒這般擁擠不開的情狀。希臘天氣平常都是爽朗的，所以可把食桌擺在餐館前面石鋪的路上，或擺在離開餐館的花園裏頭；就是市鎮裏空曠地上，海岸上的碼頭，他們也有食桌擺在那裏。雅典最大的餐館，還有法蘭西的食品，而且菜單上也寫起法文；可是小一點的地方，

他們的食品，必須要寫希臘本國文字。有一種湯非常奇特，裏面放有雞蛋和檸檬等品。希臘平常的食品，大都是切成一片一片的，但是有一種質地很堅實的食品，在本地非常著名，叫做巴拉腓 Pilaf 是從意大利文立素菟 Riso sotto 命名來的——一種很有香味蒸成『米做的布丁』 Rice-putting 裏面放了一小塊肉，或者是沒有的。瘦小家禽到是非常普通。布丁我們可以知道，他們那裏不甚著名，菜單所寫的條目，都是這些果子之類，麪食，冰忌淋等等。每天食事要擺在公共地方去食，或者就是擺在門外，這種習慣在歐洲有些國家也是很普通的，不過英國旅客遇了這種情狀，他覺得是一樁很新奇的事，因為和他本國的習俗剛剛是一個相反。到那擺在石路上小桌上去小飲，或者到那空曠地公共聚餐的地方用膳，那裏還有一班音樂，奏起很有趣的曲調，你以為何等的快樂。可是在市鎮裏的幼孩們並沒有這等待遇。能夠和他父親母親同桌聚餐，那是一樁更驚奇的事了。

第六章 窺望雅典

好不興奮啊，第二站就是雅典了；待幾分鐘後你就可到希臘京城裏去了。當火車行走的時候，你一定是這樣設想，那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城中，可有許多奇異的物品，在那裏等你哩。你把車窗開了，向那月臺後的車站一看，怎樣毫無修飾的呢，你可決定這個是城外停車場。一心忍着，準備火車總還要向前開的；那曉得在這個當兒，有一個腳夫走過來請你下車了。

你和他說：『我是要一直到雅典哩。』

他答道：『這個地方就是雅典，就來替你搬行囊。』

你便從車上跳下，向四面一看，好不憂悶，不禁迷惑起來，好像一個夢人，正在仙境中，忽然醒了過來，依舊是很平常的生活。你即跟着腳夫，把行李放在路旁小車上，那時你自己一回想，不覺自言自語道：這樣一個京城，怎麼車站都不裝飾呢，竟不若一個很苦城的車站了。其實因為你把雅典的印象，當做

都是可令人迷醉的，在你那種荒唐的幻想之中，不知把這個城描寫得何等美麗，所以使你發生這樣驚異起來。

現在的雅典可算有二重生命，一個是古城，在紀元前五世紀時，已經在希臘政治上佔首領的地位，而且爲希臘美術文學的發源地。一個是近代城，自從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就漸漸繁盛起來了，那裏有兩個大十字路，很好的街道，很華麗的房屋，很莊嚴的旅館，還有許多很美麗的公共建築，當初不過是一個很苦的鄉村，大約只有三百份烟竈；現今希臘却把他選爲希臘政府的新位置了。

我預先把您直接帶到古城裏去。從那很遠的山頂上向下看，那裏有一座古時雅典的衛城，就是愛克路拍立斯（Acropolis）。在衛城山下，四周都是很美麗的遺蹟；還有古城的廢址，非常莊嚴；當人口增加起來的時候，那城即建立於城堡旁邊；那時美術文學也發達起來了；製造事業也設立起來了；商

業上也興起了；而且還有古時世界上最大商場；於是雅典從很小的一個兵營，便發達到很大，很強盛，很華麗的都會；而且為政治上，商業上，文化上最繁盛的中心點。現今改良的市鎮，設在古城的東北。未及百年，市鎮的面積就擴張寬大了。

走上愛克路拍立斯，彎彎曲曲很有些為難，但是到了後來，我們就可登在很廣闊的階級上面，此處可以直達到拍魯派里 Propylaea——就是走進的門。拍魯派里的廢址，在愛克路拍立斯西方上部，是一種大理石的建築物，非常莊嚴。在紀元前四百三十七年就造成了。照他的圖形，中間有一條門路，兩旁兩座角堡，有一座角堡是並未建造完全的，雖然沒有建造完全，在他那時候，也算希臘建築術上一個最好的模範；即使變了廢址，也可使我們信他是很奇妙的建築，是世界上著名的建築民族所建的，再過一條石柱曲路，我們就達到愛克路拍立斯了；到了此地，我們已經立在山的頂巔。山的形勢大

約說起來，彷彿是橢圓形，在山的界線上，還可以看見城垣的遺蹟；這是保護古時衛城的。

除却拍魯派里的建築，以外還有兩個大建築，至今還留在愛克路拍立斯山上，那就是帕瑞弄寺院 Parthenon 和愛拉遜寺院 Erechtheum。在這兩寺院之間，還有一個小寺院，建築得非常精緻，叫做業克亞拍脫羅斯寺院 Temple of Nick Apteros。

帕瑞弄寺院，非常著名，要算希臘建築物中最爲華美的了；當紀元前四百五十四年和四百三十八年之間，即建立起來。計劃帕瑞弄的建築家，名字叫做意克町牛斯 Ictinus 和愷立克拉斯 Callicrates。建築裏面的裝飾物，含有國家的本性，實在是一種最完美的技藝。裝飾物是菲迪愛斯 Phidias 雕刻家所創造的；他自從把這個計劃成功之後，就得了一個千古不滅的名聲。

裝飾帕瑞弄的雕刻物，有些很是美麗，保藏下來未曾破壞，現在英格蘭要把他算入最寶貴的國家珍寶之中。要是你未曾到過不立顛博物館看過那些雕刻物，你將來到了那裏，就可知道怎麼寶貴的了。看看那些雕刻物，却是大為有益。

愛拉遜寺院，大約是從紀元前四百二十年到三百九十三年之間的建築物。這個寺院雅典人看得非常尊重，以爲是保佑當方城鎮的；裏面有雅典普立愛斯神 Athena Polias 神龕；還有種種國寶，都是宗教上的物品。愛拉遜寺院雖然已經改變，經過種種破毀，種種重修，他那本來的美麗依舊存在，還是這般優美。其中有一部份最有趣的就是素遜走廊，Southern Porch 或是叫做卡衛鐵特走廊，Caryatid Porch 其中把六根支柱雕成六尊童女，立在大理石欄杆上頭，屋頂剛剛接到童女的頭上。到了不列顛博物館，你可看見一根原來的卡衛鐵特。在那走廊內的，已經換掉去了，是用一種火泥鑄成的。

業克亞拍脫羅斯小寺院；或者叫做無翼戰勝者 Wingless victory，是在紀元前四百三十八年建造的，專拿來紀念雅典三大戰勝者——馬來宋 Marathon，賽拉密司 Salamis 和拍拉梯 Plata。到了十七世紀，被土耳其毀壞掉了，把寺院的材料，築成一座礮臺。到了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礮臺被毀，寺院所有的材料仍舊恢復，重新建起一座小寺院。

現在我們到帕瑞弄陰面休息片時，我就要告訴你希臘的建築家；他們所建築的建築物，現在依舊在愛克路拍立斯山上；不但能夠引誘希臘各處好美術的游客來到此處，就是意大利，西西里，小亞細亞的也能把他們引誘過來——他們那裏也有這等精奇的技藝。

第七章 希臘的建築家

希臘有兩種很可自豪的建築遺產，一種是由馬愛西尼 Mycenoan 建築家遺傳她的；一種是純粹由希臘自家傳下——或者叫做海倫 Hellnic 建

建築家。

馬愛西尼建築家，開始建築的時候，在三千多年前——海倫人沒有興起以前，就是神奇時代 Wonder Age。馬愛西尼人，是一個最富有，最文明，最有權力的王國民；那王國最重要的都會，就是馬愛西尼 Mycenae，亞古斯 Argos，和脫來斯 Tiryns；這些地方都在孜林司海灣 Gulfs of Corinth 和拿拍里亞海灣 Gulfs of Nauplia 之間。但是近來已經知道古時馬愛西尼王國，就是那最古的，很有權力的文化最盛的國家的支派；他們的首都在克拉脫 Crete 海島。克拉脫人，對於建築技藝異常精巧。在四千年前，或是五千年前，他們會造了許多很廣大很莊嚴的宮殿。要是你到了克拉脫，就可看到那些驚奇宮殿的遺蹟。當你立在宮殿之前，你的心中何等跳躍，何等激勵啊！據說這個地方是密腦斯王 Minos 的王宮；看管牛頭人身怪物密腦醜爾 Minotaur 的迷室，就是這個地方。

克拉脫的建築家和裝飾家，他們必定有非凡的智慧，可驚奇的智能，靈敏的幻想，奇巧的技術。那些建築基地，現今已在菲斯吐斯 Phastos 和路素斯 Nossos 兩個地方掘起；廣大宮殿連着很闊的石階；從很莊嚴的柱狀門廊走進，就是大廳，他也和宮殿相連；每部分都有廡廊相通，一直通到居室，御房，神聖教區；以外還有樓梯間，可從此處上樓；還有倉庫，很寬闊的隧道，貯積糧食，和寶藏可貴的物品，四周有很厚的圍牆圍護着；還有按照科學上排水法的陰溝；還有壁畫，和裝飾的石造物。我們講到四千多年以前，這些驚奇宮殿，我還沒有告訴一半哩；這個真是爲我們近代建築術上最好的先導。我告訴你馬愛西尼建築家，在希臘建築那些驚奇建築，要是你不知他們是大建築家族的苗裔，恐怕還要不信呢。

馬愛西尼人打牆鋪地都是用極大的石塊；這些石塊好像用鐵敦 Titan 的手從山上破裂下來，背在肩上，一直背到建築場中；再用鐵敦的手腕堆了

起來，堆得很高，堆成鐵敦的住宅一般。

那些建築遺蹟中，獅子門 Lion Gate 是最著名的了，在馬愛西尼，有一種很驚奇的技藝，是用三塊極大的石頭，造了一座出入大門。那兩塊直立的石，可有十呎半高；頂在上面那一塊門楣石，竟有十六呎半長，八呎闊，中間有三呎多厚。上面還有一塊三角形的石塊，刻起一對很奇異的野獸，刻得非常想像——就是一對躍立的獅子，後來就把他取做門名。獅子門是到馬愛西尼衛城的要道。

馬愛西尼人又是「蜂房」塋穴 Beehive tombs 營造家；那種塋穴現今已經在馬愛西尼，以及希臘各處地方發現，都是建在小山之中；形狀很是美觀，上面還寫起某某人的名字。要是把岩石掘了一塊，看起來極像蜂房的內部；只是容積很大，你定要猜做地下的房屋哩。在馬愛西尼至今還發現一座蜂房塋穴；有時把他叫做『亞根門弄的塋穴』 Tomb of Agamemnon 或者

叫做『亞脫需斯的倉庫』 Treasury of Atreus。

關於從前希臘建築家所用的那種巨大方法。我也想告訴你一個大概。但我盼望你先知道他們那些衛城是怎樣的。先說脫來斯的衛城，這衛城有九百八十呎長，約有三百三十尺闊，上下部都有平壇，前面還建立一座很廣大的宮殿。四面圍着很厚的城垣，大約都是大石塊砌成的；那石塊有六呎到十呎這麼長，三尺闊。一塊塊互相疊上，堆疊的時候，並不是塊塊都是很切合的，空的地方再用小石塊嵌在裏頭。這一圈城垣的高度，據說有六十五呎；他的厚度，平均起來也有二十六呎光景。

當古代克拉脫未發現以前，歷史上對於馬愛西尼的始祖又沒有什麼記載；那些人民即以爲希臘最初的建築家，是屬於非常的巨人族；要是你稍爲有點大小和重量的觀念，聽了這等言論，也一點兒不以爲怪。馬愛西尼的建築，那時把他取了一個奇特名稱，叫做沙愛克羅濱 Cyclopean；到現在還是

叫着這個名字；是照神仙故事上的巨人取的；神仙故事上說那些巨人們曾把山峯岩石破裂開，當做他們擲射的武器，很命的擲上牛拉細斯 Ulysses 洋面，欲擲沈英雄船隻；英雄經過那些冒險之中，要算這一次最危險的了。

希臘第二種建築術上的遺產，是海倫人的建築；他們曾在世界上建築家之中，得了很尊榮的地位。現在我們所講那帕瑞弄寺院，就是海倫人建築的；而且他們不但在雅典裝飾了偉大建築物，希臘所有各處，以及希臘的島，希臘的殖民地，都有他們的建築：莊嚴的寺院，很大的市場，裏面還有柱廊遊行處；廣闊的鬪場，以備技擊遊戲的；還有露天戲園，圍在山的旁邊，一層一層的座位，排成半圓形的排列，非常壯觀。

海倫建築家，普通都是叫做希臘建築家，我們就用這個名稱。

據說希臘建築家，有些方法是從馬愛西尼人那裏傳下來的。這一說很有理由，可是現在沒有充分的確證，可把他們證了出來，把克拉脫建築家的建

築，馬愛西尼建築家的建築，和希臘建築家的建築，連成一部相連的故事。

你若猜想希臘建築家是由最早美術家和工匠那裏學來的；這些美術家和工匠，是曾在他們國內建造過的，那也不錯。但你或斷定他們是從鄰國學了過來也可以；因為希臘和東方非常接近，他們可有許多機會，學習東方大建築家很高尚的學識，和很高尚的技能；譬如亞薩立西的，和埃及的。可是你還可想做希臘建築的本能是由天生成的；造化給他國內最大的贈物，因為希臘建築家就是美術家。他們不光是把那看見的照像摹仿，把那所學的照樣做出。但他們的工作，雖然像是從人家那裏學來的，可是你也覺得他們都是有觀念的學生，教育無非給他們一個創造的根基罷了。你也許想到希臘建築式，和裝飾計劃，是由更老的建築物那裏吸取來的呢；可是你常常覺得這些建築式和裝飾，異常生動，都有創造的生氣，並不是那種很薄弱的，毫無生氣的摹仿的手作。要是你對於建築家的那些建築物，愈加看得多，你就愈

加覺得他們的建築物，主要來源却是由他們本國，他們宗教上，他們國家精神之中發生出來的。

希臘建築分爲三種格式；這格式常常叫做「建築式」Order。即三種建築式，就是道立克 Doric 建築式；愛奧尼克 Ionic 建築式，和考林遜 Corinthian 建築式。

道立克建築式是最古的格式。我把那最簡單的告訴你，你就可知道這種格式是很樸素，很笨大的了；他那直柱沒柱礎的，在柱頭底下要凸出一些，上面壓了一塊四方的石板；柱頭中部分了一條一條的直線；每隔一條有一塊餘空——或者把雕刻物裝飾在上頭——一條一條的中間都刻有凹槽。要看這種建築式，帕瑞弄寺院是最好的樣本。

愛奧尼克建築式，他的柱頭形狀，異常奇特，上面灣曲起來，剛剛灣成一個渦捲形的裝飾物。

考林遜建築式，柱頭也是很奇特的好似一口鐘形，上面飾起茛苕葉形的裝飾物。

四五十年前，馬愛西尼和希臘建築家的許多建築物，和那些美麗的珍品：若雕刻物，瓶狀裝飾品，金屬製作，和寶石細工，現今陳列於希臘各處博物院之中；那最可貴的，藏在雅典國立博物院的，都還在土中埋着。英法德美的骨董家，曾經用了許多金錢，腦力，筋力，熱心，去幫助希臘，從地下掘起許多埋沒的遺物；那些都是希臘古代的財富，和古代的光輝。我很希望你描寫一幅掘鑿古物的風景，要是你不描寫，那就辜負希臘的建築家，并且辜負那些到希臘來挖掘的人了。有許多人所畫的，就是二三個禿頭的教授，立在荒塚之中，掘起一些很可怕的骷髏白骨，無生氣的石塊，和古代的死物，畫得愈怕愈妙；在這些物事上頭，他們可得到一個辯論。掘鑿這樁事情，是你所能想像的考古物最有興味的方法。要是我把現今一個著名掘鑿家所說的話，告訴了

你，我很希望你把他描了出來，比較我纔告訴你那一幅風景，更要真切，更要動人。他說道：

『我曾經覺得最可興奮的，就是掘鑿這椿事情。一個美術家，被這個嗜好克服了，就得描寫那正在被發掘的四圍環境，從新說出那初次試作的熱情，記載那些掘坑鑿穴的技術，以及歷史上還沒有述說過的文書的發見。美術家和考古家，立在土人之中，聽到鶴嘴鋤發出來的鑿聲，和地下的回聲，好像有一種預告，裏面可有新的發現物了，那時他們一定有一種特別的熱望和興奮；他們在地下摸索的時候，或者拿着一小片美術品，剝去外層泥皮——就是美術品藏在裏頭的——他們的手一定要發抖；假使他們拿那熱情和那手表示於人，要是他們能夠說明發掘的潛力怎樣的激動我們的心思，說明他們的切心如同小兒請求『幸福神』“Fortune”，給他新寶貝一般；那末他們所寫了出來的，卻不是一本書，倒可成了一本最有趣的故事和一曲戲

文了。」原文見於『克拉脫宮殿及其建築』『The Palaces of Crete and their Builders』，這本書是恩及羅母素博士 Dr. Angels Masso 所著的。

第八章 窺望雅典

在愛克路拍立斯山上，很雄壯的大理石遺蹟之中，有一座石平臺；這些大理石的遺蹟，經過風吹日曬，已由雪白的顏色，變做橙黃色和黃褐色了；把這兩種顏色調和起來，好似燦爛的黃玉和精美的琥珀一般。你立在那石平臺上，從上下四周圍看了一看，這是一幅何等的美景呀！你看看那愛克路拍立斯山腳底下，圍着高高低低的斜坡，那裏另有一種很美麗的希臘建築；還有別的種種建築；而且還有一重一重很偉大的拱門；從這些建築之中，可表示出羅馬如何克服希臘，和他們成了何等偉大建築國家。你看看現今城鎮何等繁盛，差不多漸漸把平原都要佔光了；可是裏面依舊還有很美麗的空曠之處，橄欖叢生，和日光互相游玩，或者安睡在自己的蔭影裏頭，想一時還不

至於被房屋店鋪把他們的老屋滅掉哩。你看那遠處的海，怎樣地用深藍色的邊和銀色的島鑲成極長的海岸線！你看那重山峻嶺，怎樣地把雅典剛剛圍在巨人手臂之中！

當這個時候，無論從愛克路拍立斯那處地方，你可看見雅典風景時時更改，並且你始終看不完他的那種華麗氣象。顏色時時變化，由淡變深，或是由深變淡。黎明的當兒，你看雅典好似閃出一種淡白色光；日中的當兒，那些藍色的蔭影，從葱白湖色變成很深的寶藍；日落的當兒，又由紫紅色變成紫色，由紫色變成漆紫的顏色，而且雜了一大部分乳白色的白光。此外，還有藍色的蔭影或是種種紫色，做那各種顏色中的最特別點綴，在每日有一定時間，從山坡，溪谷，大理石寺院上面泛了出來。到了日光將要落了，哈美士斯 Hymettos 便着了一件非常美麗的玫瑰紅長袍；最早的時候，意立守斯 Iissus 河牀好似鋪了一幅孔雀錦衾；日光最強時候，愛克路拍立斯便着起一件金

黃袍現在我已把日光中的窺望告訴你了；至於月色中的景象——由愛克路拍立斯窺望雅典，或是由雅典窺望愛克路拍立斯——你也可以想像而知了。

我們將要離開愛克路拍立斯以前，到那業克小寺院旁邊，立在那裏看看前面的景致。拜倫 Byron 在『愷沙』『The Corsair』上面所描寫的，就是這個景象；描得異常活潑，異常明瞭，剛剛在日落的時候；他寫道：

『很可愛的落日沿着猛亞利半島的山岡，
沉下；

這不是那北方暗淡不明的光耀，
却是光明燦爛很活潑的光！

他把黃光擊射靜默的海洋上，
和帶一般地圍着綠波，上下震動！

快樂神露出他臨別喜笑貌，

站在老愛琴岩石和亞愛特來的島傍；

他的祭壇現在雖然不甚受人崇拜，

他還立在那裏踟躕，放出光澤；

急急忙忙的下山，

和那光榮的海灣，就是未克服的賽來密斯接吻！

他愉快的眼色，從深紫色的空中，

遠遠地照在青拱門上；

他嬌柔的色彩，沿在最高處，

劃成美麗的路程，帶着天空本色；

直被海洋陸地遮着，

沉入達爾菲殘岸後去睡覺。』

現在我們沿着長坡走下，若是我们要去窺望雅典的衛城，必須從此處一步一步的登升上去。

在這低的地方，有許多雅典古代的遺蹟；當我們走進現代城鎮以前，我想你定要在此處徘徊數分鐘，有這戀戀不捨的樣子。

此處是細遜 Theseum 寺院；這是一座最優美道立克式寺院，大約在紀元前四百六十五年時所造的。

離此地不遠，還有一種比前所說小一點的建築物，格式也不相同。那就是一座很優美的圓形紀念碑，頂上立一大理石，上面又擺了一個裝飾品。看見上面的裝飾品便可知道這個紀念碑建造的原委了。原來這碑擰着一塊三角形的大理石石板，石板上架了一只黃銅三腳器，據說拿昔克來斯得來的；在紀元前三百三十五年時，因為訓練悲劇歌曲隊，得了這器做獎品。拿昔克來斯的紀念碑，也可做各種紀念碑的模範；在希臘國慶時，那些鬥技競爭者，

技藝競爭者，但凡得到戰勝紀念，都是按照這個模型建造的。在雅典的街道，差不多處處有這種三腳器紀念碑。

愛克路拍立斯山旁有一塊大弧形凹地，這就是世界上最著的翟奧乃守斯戲園 *Theater of Dionysus*。據說那時聚在此地看戲的人數異常衆多；時演一曲希臘戲曲家的傑作必有看客三萬多人！現在還可看見許多庶民所坐的座位，和幾座有權勢的座位。庶民所坐的是石頭的長櫈，剛剛圍成一個半圓形；牧師和高貴人所坐的是大理石做的寶座，擺在前排中間。演戲都在日間舉行，要繼續好多個鐘頭。在那時候，希臘人對於戲曲非常認真。這種戲劇和他們宗教上有密切的關係，是他們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到了現在他們却改看影戲了！

此外還有希臘古時鬪技場，看起來很是簇新，因為前幾年想恢復古代的國技，已經完全重修了。鬪場近旁，有幾枝考林遜式的直柱，非常華麗，是古代

喬辟脫奧林拍斯寺院 Temple of Jupiter Olympus 內的。我們稍走幾步，便到了風塔 Tower of Winds —— 是一種八角形的建築；他的命名照着定風符號取的；上面還有雕刻物的裝飾。在那時候，這種建築對於人生非常有益。裏面藏了一只銅壺滴漏；他的用處好像日規和風信旗一般。

風塔相近地方，就是街道，我已經把他表示在一張圖畫中；我可斷定你一定喜歡這張圖畫，當做一種紀念品；因為初次看見現代雅典地方，比較別處城鎮更可令人悅目哩。這條街也有點西方風味。寬闊的街道上，車輛往來絡繹不絕；店鋪中所陳列的都是法國貨物；房屋非常整齊；看見那些人民，大半都是著起很時髦的服色，總有點像你在本國往常所看見的。

但是在這條街隣近地方，便覺得有東方的體態；要是你曾經聽過東方的習俗，你定要非常奇異，不料忽然間便陷入東方空氣去了！

你看，擺在東方商品陳列場出賣的貨物，這是分明供給旅客和本地人民

購買的。內中有綴着黑羊毛氈的紅鞋，就是那些鄉民所穿的。有繡花衣，就是鄉民的服式。有繡花小囊，做在衣邊底下，或是繡袖上頭，如同表記物似的。你要買一件，那末，你一定要自己對自己商量說，要是裝起這種特別樣子，差不多是着了匪徒的服制哩。這種大囊，是用花苧麻做的；恐怕你要把他認爲行囊，就是我們國內那些兄弟姊妹們所用的。這些大囊，鄉人們最是喜歡，因爲可拿來貯藏菜蔬果實，運入市中；或是拿來攜帶路糧，回來時又可放着從市中買來的各種物品。在陳列場內，小珠，寶石，東方呢布，以及古時顧繡，也是出賣的主要物品；你看這些物品都是有顏色的；這些零星小件，紅的，藍的，黃的，紫的，發出那種天然的光澤，馬上就觸到你的眼上來，使你快樂得跳將起來，也顧不得什麼體態，好似這樣那樣都想買來爲你所有哩；你看那些古器，有老玫瑰色的，銀藍色的，金黃色的，還有一種燒磁的，可激起你生出一種美感，一直到了你的心也愛起來，手也癢起來，恨不得把這些有價值的古器。

都拏了就跑。

從陳列場轉了一個灣，就到一條很狹的街上來了，兩廊都是店鋪；前面都是開着的。店鋪裏面的主人是希臘人，或是土耳其人；你看有些躲懶的在門前走來走去，另外還有些坐在門口頭，很匆忙似的，在那裏作工。一條很狹的街可通別處。我們已走入彎曲的小巷了；每條巷各有他的特別商業。有一條巷專是製造袋的；另外一條專做鞋的；再另外一條專是釘碗補鑊的；或是專做馬鞍的；那些馬鞍匠，似乎把他一生所有時間都犧牲在驃驢頭上，爲他製造那些很美麗的裝飾品。你說，這個地方果然是很嘈雜，很閉悶，非常骯髒，有一種氣味，我也承認；但是這現代的雅典景象，可使你覺得希臘依舊是近東

Near East 的一部分。

第九章 步行達爾菲

去年九月初五六某天下午，輪船停泊於意體 Tea。坐一木盆似的小船，

划到岸頭；這時我們料想一定有羣衆嘈雜的煩擾，那知到岸時並沒遇着，因此行路很是舒暢。因爲那時不是游歷的時令。立在老式碼頭上，只有六七個男人和幼孩們，圍着別的上岸來的客人——兩個美國婦人和一個特拉哥^{Drago}（領導者）還有許多莊嚴的行旅。我們是徒步的旅客，只有幾個手提包；所以也沒人來爲我們競爭。

那特拉哥選了一個腳夫，指導他把行李搬上貨車，那時祇有一輛貨車，等在那裏裝運行李的。

我就是且密的特拉哥；和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照着這個名兒。於是就實行我的職務了，正在那裏打發船家。同時且密拾起我們的提包，並沒注意那趕過來的人。那時我看見一個着短袖衣的人把伊提包奪去了。且密那裏想到有這樣一個打擊呢。一些也沒提防，隨那男人得意洋洋的搶了就跑，竟不知和他抵抗一下。我看且密很有點發怒似的，又說不出話來。我正想打

起現行的希臘語，申斥他一番，那曉得他便對我們講起很好的英國話來了。要是我們往這條路去，到了他的旅館裏——在意體要算最好的了——他更要歡迎我們哩。還可以把我們布置到達爾菲的車輛，照顧得非常周到。在外貌看起來，倒不是爲着討好，或是爲着金錢，所以我們就跟他往這條路去了；到了一處叫做什麼招待室，不過沒有東至西倒就是了；也是古老式的柱頭，和達爾菲的旅館一個樣兒。在意體最好的旅館——要是講起老實話來，我們竟沒看到一家好的——所供給的用具，只有幾條很粗的木櫈；幾張光板桌；幾把七倒八歪的椅子；和一張角櫃，角櫃後面擺了一個衣架；而且一眼就可望見那粗而欲倒的廚房。我說：

我的館主打愛買斯 Diamandes，你的招待覺得不十分安適，我們不希望在你館裏度夜；要是我們早知未來，現在的話可又不同了。即使你的好客心始終如一，我們的話恐怕與你和藹行爲有些抵觸。打愛買斯，你倒是個必要

的朋友。我們決不忘記你；也決不忘記感謝你。

打愛買斯把提包放在檯子上，立刻出去了。當他轉來時，我們已經喝過麥斯的巴——因為有名的商店，對於旅客不至於分外索價，一個便士買一杯，可有一定的。他僱來僱去竟沒僱到一輛車，在二十五個特來馬之下——將近一鎊。到這時候，要走這樣長的路程，可不是要嫌遲嗎？我們知道，從意體到達爾菲至少要二點半鐘。到這時，他還要照着本地的習俗，喝喝麥斯的巴，好似我們賓客們一般。

是了，我們知道了；一輛車要這個價格，也許是很公平的，可是我們不便給付這麼多。而且我們彼此曾經商酌過，在涼爽的晚間步行，何等快樂啊！可否代我們預備一匹騾子裝載提包和一個帶路人呢？

他很願意似的，依着我們的吩咐，依舊出去了。去了好久纔轉來，却帶了一個不好的消息，說他竟不能勸通一人，備騾子在夜間和我們行走。

這時當真是夜間了，麼，稍爲停一會，怎麼，這個時候不過是六點半，意體人何等膽小呢！我要求他再去試試看。他又再去僱——這一次倒僱成功了。那男人和他的驃子立在門口，可有二十五分鐘光景。我們剛在那裏默想，意體人大約都是膽怯的，沒有人可伴從我們了；倒還有人敢去的，這真是出於意料之外。

我們便出發，驃子在前，載貨鞍上縛着一個熱水壺，一邊放了一個提包。嚮導是一個瘦長漢子，很苦的希臘人，穿一雙跌破紅鞋，一條襤襤的布褲，一件和抹布一般的衣服，跟在驃子後面，且密和我手攜着手，在後面走着。那個男人嘴裏便唱起殉教歌來了；那匹驃子走得很慢，有點喪頹的樣兒。且密和我可是一對最快樂的人了；除却游山玩水外，竟什麼事兒都不管。

我們走到彎曲的路上，對着打愛買斯朋友揮揮手，以爲最後的告辭了；他還是立在旅館門前看着我們，在這個時光，我們有點追悔，因爲到達爾菲還

不止兩倍這麼遠呢。不過我們成日閉在希臘小輪船中，也閉够了，這時可以伸伸腿，倒是一樁快樂的事情；而且又沒行裝絆着我們。照旅行指南的路程計算，平常九點以前可到達爾菲了；那知竟至半夜纔到！

原先二十分鐘，我們一些也沒措意。沿着大路很從容走去；道旁有美麗的葡萄園；日光忽然落下地平線去；我們便陷入黑暗之中了。正在這個當兒，驃子也不知去向，向右一轉，便闖入橄欖樹林中。最後所見的，只見嚮導在那裏搖手，招呼我們跟着他。於是我們摸索着，拚命向前追趕；到底趕着那人，就緊跟着他。蔽眼的夜色，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也形容不出來了。我們倒還沒覺得可怕，但完全受困了；還有個驅生的行人也把他困在裏面——這人就是我們僱來領導的。

後來愈想愈怕，我們都以爲跑入陷阱裏去了。回憶指南上那些言論，誇贊得希臘何等平安；又想起我們在本國起程前晚的情形：那時我把指南讀得

很響，認真讀給掛念伊的老母聽。到第二天下午，我們就決定離開英國。那時喜笑自若，何等快樂！開車的前幾分鐘，還有個朋友到來歡送；他在戲劇界很有勢力；還說了些笑話。要是我們被匪徒擄去，他可組織義務戲劇，來贖回我們。現在把這話回想起來，更加害怕。在橄欖林中，也許嚮導忽然掉過頭來，向我們索錢，就覺得有人拖我們的手，非常粗率；把我們打傷，讓我們顛仆地上，看着他遠揚，也許把我們打死的。這兩樁很嚴重的恐怖，只管在思想中繼續攬擾，聽說希臘荒涼地方，常常遇着那些邪派的匪徒；所以我們帶了一信；離倫敦時，希臘紳士給我們的；倘若遇了什麼不測，可把這信寄給希臘太子。

那漆黑的橄欖林，似乎走不窮盡。我們兩人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要是我們同伴要做這樁買賣，有許多時間和機會，他早要動手了。其實，他好像是很誠實的，並且——墨水也似的黑，已化成暗淡的灰色了。我們把眼揉了一揉，好不快樂呀！橄欖林盡頭處已看見了。從這蔭翳的林中，到那沒樹林的所在，即

使休息一分鐘，也覺得非常舒暢。月光便要上來了，星也將要放光了，於是——我們不過衝出黑幕，到了稍爲不黑些的地方罷了。第二秒鐘，我們可以呼吸自由了——在那一秒鐘；從黑影前面漸漸走出三個男人，肩上背着槍，還有些狗跟在他們旁邊。

匪徒——恐怕就是嚮導的同黨——設下這個陷阱，我們定要被他們捉住了。兩個女人對付一個男人，或者還有希望，在樹林中和他戰鬪一番，或者可以逃走，躲進樹林裏頭；可是這個地方，定要被他們看見的；我們只是兩個女人，他們共有四個男人，還有三隻兇猛的狗，那裏能夠抵當呢。喊救命也是不中用的，這麼遠的路，又在山中，誰能聽到呢。

最勇敢的冒險家，並且很有思想的，到這光景，也許有些害怕；不過他可有戰勝的能力；至於旅客遇着，那就可悲了；驚得什麼似的，面面相覲，以爲真實的危險！可逃的機會，百分中只有一分；即使這時僥倖逃出，他的遊行時間也

沒有了。在這樣危險的時候，他的勇氣也靠不住了。能夠即刻轉到火爐旁邊，躺在靠椅上，頭足上穿起拖鞋，那纔好呢；他那同走的朋友更要如此；因為做他旅行同伴，幾乎爲他犧牲。

一秒鐘以後，那些人走到我們路上來了；且密歎了一口長氣：

『特拉哥，同樣的老故事；我覺得飢餓哩。』

『這時你已經餓了。我足足已經餓了半個鐘頭，還沒有這樣叫將起來。我們帶來那些諸古律糖，我只有最後一粒放在船上。你的還留下多少呢？』

那時候我們將要和匪徒相遇；講了些無稽之談，也可以壯壯膽氣。和他們同在一根路線了。

我便打起希臘話來，和他們招呼一下，說了一聲『晚安。』

他們回轉點點頭，也說了一聲『晚安』，便向樹林內走進去了。我們遇了之後——也走上空曠地方。你道是誰，那知就是夜間看守葡萄園的更夫！

第十章 步行達爾菲（續）

我們走出橄欖樹林後，就往前進。後來上了一條高低不平的長堤，越上越高，好不艱難，回頭一看依舊沒走了多少。有些時倒走上平實的道路——其實很粗的，不過比較崎嶇的山坡要平一些。我們必須按着山的彎曲漸漸走去，要是任意放快些，包管即刻墜下；因為在那石壁上的路，差不多都失掉了。而且在夜中行走，非常黑暗；既沒月光，連星兒也沒一顆，跑出來助着我們。

我便對着且密大叫起來，『達爾菲！』
後來從我們所走的地方看下，見山頂上有村中的燈光。

伊喘着道：『我想我們再也不能走到那裏了；你是否這麼想呢？這個路可不是更難走了嗎？』

那男人掉轉頭，指着那個燈光。我也等不及他說出話來，便歡聲喊道：『是的，我們已經看見了。那裏就是達爾菲。』

他便直截了當的答道：『不是，克拉蘇 Chryso —— 纔走到半路！』

我們在克拉蘇休息一下，走進一家沒整頓的咖啡店。在那晚上，鄉村內的人民好不興奮，都聚集到此地來了！從這樣問到那樣，從那樣問到這樣，問而又問，好不麻煩！但他們個個都是很和善的。那裏擺了幾張椅，我們可以隨便坐。還可以坐在角上那些小檯子上頭；可是我們寧可在門前走廊下隨便走了幾圈；那時吃了一些葡萄，精神依舊煥發起來了；那個男人也分享了一杯麥斯的巴；他還客氣一秒鐘纔喝；然後把驛背上的負擔整理一番。

他們非常恭敬，從咖啡店裏送了出來——送了許多葡萄……最好的願望……問我們從達爾菲什麼時候轉來呢？很盼望我們轉來……我們可以決定，可不是不喝麥斯的巴嗎？我們到達爾菲，不能帶一點兒別的東西。

動身時候，有個鄉民跟了上來。他說領我們到他家去——就是在這個山上高一點的地方——可給我們一盞燈籠。

他又道：『像這樣的黑夜，燈光你們是很喜歡的。前面還要難走呢。』

『還要難走啊！要是比後面難走，前面的路究竟像怎麼呢？』

我們離開克拉蘇沒走多久，便走上崎嶇的山岡了，越過大石峯；上面並沒路線，只能一步一步踏在凹縫中走將上去。剛剛走上一個高峯，接着又是一個高峯。到了後來，精疲力倦，竟和死人一般；眼睛倦得連立足地都看不見了，四肢也發抖了，幾乎不能支持，要掉將下去。那時我們恐怕扭傷足骨，倒把嚮導發生陰謀的恐怖心，早已忘掉；現在把恐怕扭傷足骨心也忘掉了，所可怕的，反而怕看不見那人。騾子走在路前，這匹小牲口的步態何等的穩固啊！但是決不把我們負擔再加上他的負擔了。那個男人提着燈籠，和騾子走在一處。那時候我們也不得不跟牢燈籠，那敢相離呢？除非是在荒山中迷路。

大家寂靜無聲。我們的路究竟走了多少，也無處詢問；那人只顧向前摸索，大概是記不到我們了。

但是有時他又記到了，臨了轉彎的時候，他就停足，還掉轉頭招呼我們。那時他把燈籠朝上一幌，隱隱約約看見山頂的外線，上面只有幾碼了。

我和且密道：『最後的越繞』，把那人所說的大意譯了伊聽，轉過山頂就是達爾菲。

且密喘道：『無論如何，我總要把最後越繞走過；』講得非常豪爽，可是到了這等精疲力倦，也不覺要笑了起來。

山的頂上——右面有條曲折的路——不甚遠的地方有個旅館；這就是我們的旅館。我們竟達到決勝點，好似道拉它 Dorando 跑過馬來宋賽跑轉回家中一般；可是我們在這樣困倦情形，那最後幾步好容易走了上來。這樣困苦黑夜之中，差不多走了四點鐘纔到；然而到過達爾菲的，即使在日間旅行，可以揀着路走，他還要說起這條路怎樣艱難啊。

但是從意體來往的人很多。梯形的道路先橫過一片平原，然後曲曲折折

繞到山上，約莫有兩千呎高。這條道路造得非常整齊，好像機器的工作一般。達爾菲旅館館主本是個希臘人；他的性質非常和善。可是初次看見他那副尊容，沒人不害怕的，還當他是壞透的。我初次看見他立在門口的情狀，永遠不會忘記。我現在把我所感覺的敍述出來：他的外貌差不多和吃人的惡鬼一般。但他的臉孔和狀態，和他的性情恰恰相反。其實他是最勤勞最和藹的主人。館中的臥牀異常清潔，烹調又好，而且取費極廉。

他擎了一盞蠟燭燈，帶領我們到臥室裏去。那時正是精疲力倦，看見這個臥室，就以爲非常舒暢的安身處！其實在本國時候，這種臥室便要嫌他叫做卑小哩。那時我們已經餓了。但是已到了深夜，他還能備辦什麼呢？

後來他擎了些雞蛋糕，一瓶酒；照他想起來，要算很好的小餐了。他擎來那瓶酒，我們到還喜歡——因爲酒裏沒放過松脂的。

他離了我們相隔一分鐘光景，聽他在隔壁廚房中報餐。到第二分鐘，依舊

走了進來，把臉盆架揩得干干淨淨，晚餐就擺在上面！

第二天早上起來時，覺得精神完全恢復了；彼此說起昨晚歷盡千辛萬苦，能夠得了這樣清潔的臥牀，安睡一宵，倒還值得。

但是在達爾菲過了這一夜，即以爲值得，何嘗不是和我們在希臘過那最不造化的夜一個樣兒呢？牀上齷齪異常，地板上也非常齷齪——只好吃吃餅，喝喝茶，伏在皮囊上面；那種情狀，和落難船上的水手坐在島上一般；或者彎坐椅上，把頭睡在檯子上頭。

達爾菲著名的地址，曾被法國人發掘起來了；有幾種希臘建築術上很莊嚴的標本——譬如戲園和鬪技場等——在這些廢址之中，還有些很完美的建築；若愛拍羅 Apollo 神殿的遺蹟，無論那處的希臘人都要來到此地求神問卜。

照我意見說起來，關於形勢的雄壯，達爾菲要算第一，無論希臘那處名勝，

都不能和他匹敵。曾聽說，奧林比亞 Olympia 更爲優勝。可是選擇這椿事情，完全關於人的性情而分的。奧林比亞就是潛隱山林之中；達爾菲的塔高出雲表，有一種天然喜笑體態，使得我們非常快樂，因看着那種放浪氣概，所以我被她迷惑住了。我非常驚奇，你覺得驚奇麼？要是你也驚奇，那末，我們真是朋友了；我這樣急切欲得和你到達爾菲來走一遭，就是你希望和我來的一個樣兒。我們來到此地，完全是由同情的魔力把我們漂過來的。

我們立在山頂，上面和古石砌成一般，好似很莊嚴的建築物。你看你立的山坡階級，互相戰着，因爲他們都想跑下山谷了，所以這樣拚命戰着，亂七八糟的滾將下來。那些露頂光山，圍成一個大圈，從頂上越過山峽幽壑，何等陰暗，山峯峭立，何等雄壯，這樣洶洶之勢，好似預備和誰決鬪似的！

且密和我回時，從達爾菲到意體，日光差不多就要落了；你聽了却不要奇異。我是騎在驃背上的；且密再也不敢騎驃，因伊從前受過驚的，寧可跑腿倒

還靠得住一些。其實騎驃並沒什麼可怕。凡是小牲口他定有兩種習慣：待你騎上時，他便驚恐起來，任意跳躡；假若經過絕壁，他單單要走到極沿。要是你知道他的情性，可信任的，只要坐得緊貼，那怕他從崎嶇的山上跑上跑下，簡直和平地一般。

到了意體旅館門口，我們便和誠懇的嚮導告辭了，把驃背上輕輕拍了幾下，也算表示和牠離別的意思。打愛買斯便走上前來問候，定要把我們皮包拏了進去。他說開往派脫拉斯 Patras 的船，要等一點鐘纔能開進港呢；所以我們只好進去休息一下，等着船來。忽然下雨了，很大的雨點噼噼啪啪落在馬頭上——我們到了希臘，纔初次看見下雨——倒有點荒張。等了一點多鐘，船還沒有到；那時，雨愈加下得大了；好似水柱要把意體攻破一般；好在我們躲在屋內倒還安適。

後來小輪開進港了；打愛買斯送我們到船上；他把帷裙先揩乾兩個座位；

然後扶着我們下船。我們和他握握手，很親暱的告辭了；哎喲，我們却忘記感謝他的待遇哩。要是他是個很乖巧的，到了分離的時候，那你不至於忘却可是他這樣自然，你也當做很是平常，所以也記不到感謝了。

第十一章 街中和路旁的風景

街中有一種奇特景象，就是擦鞋人。他或是個成年人，但是大多數都是幼孩們做的；有些更是幼小。

擦鞋人並沒特別的表示。雖然常常遇到都是這般褴褛不堪，但他周圍的傢具却是很考究。他的傢具為什麼要這樣考究呢！一眼看到就可顯出他所有傢具何等光耀。他那隻小箱裝飾得非常奢華，用黃銅片鑲嵌起來，還加上銅釘；而且所有金屬器具都是非常光亮，一些污點也沒有，你就可知道他工作時對於傢具是很當心的了。所有的刷哩，瓶哩，鐵罐哩，統統擺在面前。考察他們的行動很是謹慎，決定不至於把黑色刷浸入黃油罐內，或是把黃色刷

刷上黑鞋上頭；黃油和黑油併不擺在一塊；而且罐口上並沒有點兒滴流以免污了箱子；再那擦光刷也決不放入刷泥刷，油刷，和擦布裏頭。

他們有這些可誇的工具，他的技藝自然也很高妙了。你決不能把你的靴，擦得和希臘擦鞋匠這樣干淨。他的生意，一天到晚非常忙碌；因為街道上遇了溼天，爛泥便鋪了滿地，這也不消說得，就是好的天氣，灰塵密布，也是異常骯髒的；並且城鎮裏的人民，大都採用西方服制，足上必需要配一雙很干淨的靴，或是很干淨的鞋。又他們還可做別的事務，和我們那裏使喚的小孩一般；並且同等的可靠。要是你委託他擎一封信，或者擎一個包裹，你可放心，保管很快，很安穩，替你拿到目的地去。

沿街賣菜蔬鮮果的，也是很普通的景象。平常也是個小孩做的；那怕他再小些也無甚緊要，要是他能計算菜蔬果實的大小，認得收進錢幣的好歹就行了；因為並不推那很笨的手車，他的手上又不提重載的籃。旁邊有匹驢子

把他裝載的；用一種柳條籃，裏面放了些葡萄，橘子，無花果，大抵是園中和葡萄園內的出產品；而且那匹小牲口很是結實，那怕再重些的擔放在牠的背上，也抵當得住。

還有別的最出名的，在街中和空曠地方，就是那賣硬殼果者。他的攤頭是一塊木頭托盤，擺在手車上。種種去殼的果仁，一行一行，一堆一堆，分類的排列，排在托盤裏頭。攤邊擺了一隻小火爐，烘炒果仁的；無論買客喜歡熟的生的冷的熱的，種種都有。有一種榧子果仁，無論生的熟的，在這種攤頭上買起來，非常便宜；而且都這般碧綠可愛，芳香可口。

硬殼果叫賣的，不在街中烘炒。他是有個同伴，或男人或女人，早已把他用玉黍的莖幹，燒起文火，烘成金黃的顏色。

雅典的水販，也是一種顯著的景象。裝扮得非常可愛，肩上背着很大很美麗的兩耳瓶。

我曾經告訴你這些風景，是關於希臘城鎮生活的特點；可是你不可忘記鄉間的居民哩。但凡觀察社會情形，最重要的中心點還是鄉間；所以除出雅典以及幾個熱鬧通商口岸外，那些沿岸的小村落，和散布山中的村落，是更重要的了。

在沿海的村落，常常看見一隻船從漁場中揚帆行駛。你看此處是這樣的風景，一隻很小的船，由父親主持；大的兒子不過是十五歲光景，他的兄弟還不到十二歲。他們內中還有一個分外幫手——最小的兄弟，約莫六歲光景，但是看起來，很近五歲的樣子。

看他們船的大小，水手的合力，和那不考究的捕魚器具，決不至使你想起能捕這麼多的魚，帶回家中，拏到熱鬧街中去賣，他們可不是這樣呢？

我已經帶你到海口了；漁船進進出出你也看見了。這不過是小風景；我寧可告訴你一點廣遠的觀念，關於希臘的漁利。希臘漁業，照全部分講起來，他

的出產不足供給本國的需要。有些地方捕獲的魚，或者可有些多餘，拏到相近的島上小村落裏去賣；遇了多的時候，還可載到雅典去；但是有許多地方，只夠供給漁夫和他的家族，或者鄰近幾個買客罷了。

雖然如此，却有一種最大的出產——沐浴的海綿。在有日光的時候，航過澄清的藍海，可看見海底成千累萬各種大小的海綿；從最小一直到最大，發出那種金黃色彩，非常美麗；要是你向船邊看下，那些水泡可使你覺得，怎麼忽然間便陷入有金荷花的仙境呢。

在山中的鄉村，那崎嶇的山凹就是當做街道，你常常遇到一個鄉婦，一壁走路，一壁手裏依舊在那裏捲紗。手臂上還有個大囊，剛剛是買貨回來；背上背了一大捆柴，這個是在山旁拾來的。當伊這樣來來往往，還要捲着伊的老式捲紗竿；因為伊是個窮困鄉民的妻子，必須幫他做點勞工，纔能得到這種沒趣味的生活。伊紡織的羊毛，從他們自己的羊身上剪下來的；這個對於他

們生計上可是個最重要的資助。一家人團聚織布機旁，也是鄉村中很普通的景象。

希臘的平原特別荒蕪；除了可播種外，每次必須相隔一個很長的時期。可是到收穫的時候，非常忙碌；人生的樂趣也在這個時期之內。現在去看他們收穫，在這種收穫，希臘差不多有一半人靠他生活，並且全世界人都靠他當做最喜好的食物。

第十二章 小葡萄地

聖誕節布丁裏頭的「小葡萄」，*currant*，我曾經吃過，那是從希臘來的。在希臘國內無論老小男女都能談論小葡萄，並能說出真情。你自己大概想過生在此地的小葡萄是怎樣多啊！

可是我還沒把全情告訴你。要是稍為告訴你一點兒，這個意義你便明白的了。因為除出奧大利亞產生幾噸，為本國所需外，全世界年年所食的小葡

葡萄是從希臘來的；

小葡萄是一種小而少子的葡萄，當原初發見的時候，生在考林斯 Corinthus 各處地方。所以就把他叫做『考林斯』，可和各種葡萄分別得出。後來就叫出名了，就是你也可知道。

發見小葡萄的時日，記錄上並沒記載，後來我細心考查，竟把他察出；但是那個時光止少須在一百年以前哩，我曾經看見一種老記錄，關於希臘小葡萄出口數量的記載，第一筆賬上所寫的年分，是一千八百十六年。這種最早的統計表，是爲一個英國商人，曾經經營這種商業，把他登入這個簿內的。那時有個派脫拉斯 Patras 小葡萄大商家，曾把這個記錄給我觀看，並說道：「希臘人沒統計知識的。關於小葡萄貿易並不知道到底是個什麼數量，務必按照這個老簿以資參考。」

我告訴你一點大略，這個就是從那老簿上得來的；你便可知道這個果實

何等的逐漸繁興。在一千八百十六年時，英格倫買進的小葡萄，不過一千五百七十二噸，到了現在每年所買的有七萬噸光景。希臘出產的總數，從一千八百十六年到一千八百十九年，每年平均起來，大約從九千噸到一萬噸；到了去年的收成，可有十八萬噸這麼多！

小葡萄是一種不容易播種的果實。無論什麼地方多不生長，除非這個地方合於他的性質的；究竟要怎樣培養纔能得法呢，也沒人能夠知道。要是他欲得繁盛的地方，那就不消費力，便蔓延起來了。希臘人會發生兩種幻想，把他播種起來，那曉得竟得到一個顆粒無收的報酬——他只能生在海洋相近的地方；要是把他種在高出海面二千呎以上，那就無望了。那怕怎樣培養，也是不中用的。這個到是真確的話：要是他種了一園小葡萄，斷不能斷定將來報酬究竟怎樣。後來得了種種經驗，纔知道小葡萄所喜好的區域，都是有一定的。

將近有一世紀光景，小葡萄一點兒也沒蔓延他本地的外界來，就是在他本地也不是處處都有的；可見希臘有了這種小葡萄，果是造化贈他的特別贈品。不過到了近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忽然間和希臘有些不快意起來，那種小果實便在奧大利亞也生長了些。可是在我們殖民地所生的生長量，尙屬幼稚，所有果實不夠供給他所需要，依舊還做希臘小葡萄的顧客；全世界所用的小葡萄，依舊向希臘採辦。

小葡萄有操縱希臘盛衰的權力。因爲他是希臘財富最重要的來源；所有出口貨的物價，小葡萄一項要見二分之一。有了小葡萄，製造事業和商業也因此興盛起來了。講起他的利益，直接方面可影響到一大部人民，因爲那些葡萄園地，並不是幾個富有地主的私產，多是分散於大多數中等鄉戶之中；間接方面可影響到全國，國家財政上有一大部利益收入，譬如商業上出口稅等類。所以到了小葡萄收穫的時候，所有希臘人民興致非常爽快，自然不

足怪了；差不多有半數人民一年到頭所注意的都是小葡萄，講的也是小葡萄，想的也是小葡萄，就是做夢也不外乎小葡萄。

希臘小葡萄的園地都在本國南方一帶，從考林斯沿着海岸，一直到了開來麥他 Kalamata，派脫拉司 Patras；還有些在瑞脫 Zante 島上，和賽福羅尼亞 Cephalonia 相近地方。這種葡萄果然是一種最有利的出產，可是培養起來，也是一樁很麻煩的事情，並且費用上又很大。

在正月內，葡萄樹須要修剪。

到了二月，又要把葡萄園鋤鬆，堆成一個個小山形；沿着葡萄樹下掘些凹槽；所以到了下雨的時候，可貯積多量水分。

到了三月，便把園地鋤平，而且這個時候是最忙的時期。因為有一種微生蟲，是小葡萄樹最利害的仇敵。一種叫做拍浪奴斯普路斯 Peronosporos 還有一種叫做奧狄姆 Aidium。撲滅拍浪奴斯普路斯最好的方法，用一種丹

礬水去注射，或是石灰，滅除奧狄姆，那就要施用硫黃了。施用硫黃醫治葡萄園的當兒，也是一種很奇特的景象。有一大羣人，每人挾了一對小風箱，一壁走，一壁撒，從那風箱中飛出來的硫黃，好似一陣硫黃雨落在葡萄樹上一般。到了五月果子便結實了，環割樹皮的工作也開始了。把樹皮周圍割了一個切口；那割樹皮的刀如同小鐮刀樣兒；這樣一割可免液汁停頓。因此，那些水氣便能向上升入果子裏去，倘若不去割他，結成的果實，比你所知道的還要小哩。

割樹之後便要打葉，因為這種果實就是在向陽方面，也許不能完全實透，要是藏在濃厚樹葉裏頭，那更不能成實了。小葡萄樹的形狀，是一叢一叢的。現在那些樹叢已經生長到絕點了；離地只有三呎高光景；枝幹上載着一束一束很重很密的小葡萄，每束差不多有十英寸長。這樣矮小的樹，載了這等重量，自然要藉他物撐扶了；所以處處都有那蘆葦幹小竹等類把他撐持着。

自此以後，那希臘如火的夏日，在這幾星期之中，對於葡萄園內，是一種最重要的工作。

到了六月後葡萄便成實了，那種景象非常奇觀，那也可算做葡萄景緻的代表。你看，那些葡萄成千累萬何等多呀！要是日光射進葉叢裏面的時候，重重疊疊還要多哩！在那些荒山上面，並沒看見一人。從右邊很遠的地方，只看見幾間茅屋，在那山坳上頭；左邊也不過幾間小屋，東一間，西一間，靠在岩石的陰面。可不是你很奇異嗎？這一點兒小村落能住幾人呢？到了葡萄成熟的時候，成千累萬，一時那有這樣多人來採取，可不是任他爛在樹上了麼？而且採取的時候，並不是隨時可採的，必須待他都已成熟，採取者纔能開始工作！這時就是收穫的時令了；待二三天後，他們將要成羣結隊從荒山旁走下來，至平原，採取這個豐盛的收穫。

第十二章 小葡萄地（續）

各村內的鄉民都從山上走下來了，成羣結隊，另由一個頭目主持。他們都集合於市場上，或是空曠地中的咖啡店內，以及熱鬧地方，大約是和平原相近的葡萄園主對於採取者，無論來了多少都要僱用。他們便從事工作了一羣一羣都照着頭目的指使。

小葡萄園主，他並不僱用別人，由他們自己的家族幫助；所以那些小葡萄園中，可看見幼孩們和幼女們幫助父親母親摘取葡萄。不過幼孩們不能得到僱工人僱用，僱工人必須僱用熟手，因為這種果實採取時若不小心，收成便要大打折耗。有些葡萄藏在葉下的，就是到了樹藤將要枯萎的時候，還有一次會熟練，沒說揀擇，早被那繼續不斷的日光射模糊了，雖然很是忠心，可惜他那雙沒經驗的手，所摘下的都是還沒有成熟。

收穫時候，大約在八月一日開始。當葡萄摘了下來，便盛在籃內，盛滿一籃，

然後由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背到曬的地方；在這個地方，那些葡萄便現出一種藍黑色，到了這等形狀，你便可知道，果是那種小葡萄了。

到了現在却不用人工，就是把他鋪在木盤裏頭，或者鋪在曬場光平路上；由日光把他曬乾就是了。據說那種木盤，還是從前希臘最著名的先祖所發明的哩！在這個時候，小葡萄賣得非常便宜，因為很容易腐爛的緣故，要是遇了一陣時雨落在乾燥葡萄裏頭，那就要受大損失了；這種木盤並非個個人都用的，只有幾個考究的大園主用着而已。到了晚上，可把一盤一盤堆了起來；每堆上面蓋着一塊兩披形的木篷。

可是有許多葡萄園，出產的果子，就是鋪在園地上曬，鋪成長條形。每條上頭蓋了一張幕布，離地只有幾英寸，相隔二三碼地方，便打下一個木栓。夜來時候都是這樣張着的；所以平原上頭處處撐起矮小的帳篷來了，好似小人國裏的軍隊紮營地一般。不知希臘的工藝為什麼這樣不考究，那種幕布並

不是油布做的，要是下起大雨來，包管帳篷即刻透入；所以這些果子常常還要受苦哩。

晴爽的天氣，大約八天就可乾了。在這個時候，須用小掃帚輕輕敲打，可使他和葉柄脫離。然後經過風扇，從風扇內經過一下，可把那些依舊連柄的扇了出來。風扇是最後一步的工作，這時候葡萄園內的事務差不多完成了；裝出外國要見全數五分之三，其餘即為本國所用。

收穫人每天工作非常長久，可有十四個鐘頭——從日出到了日落——

不過到了日中，有三點鐘的休息；在這個時候，氣候極熱，全國所有工作都要停了下來。從正午到午後三點鐘之中，市鎮上所有店鋪也是關門的；因為把門關了可以陰些，不至於日光直透進來。可是在葡萄園裏的鄉民，雖然那時不做工作，近旁却沒有可遮蔭的屋宇，只是坐坐地上，前面擺了些很簡單的食物：乾麪包，果子，還有一點兒酒；另有一種天然的體態，食完之後，便把眼

睛閉着，享受午睡的滋味去了。

一天工作做完了後，到了晚上還要跳舞，一直要跳到夜半。這個跳舞你可知道的，兩個人，每人捏着一塊手帕的頭，於是那些人手對手聯了一行。後來把手帕換了一頭，那時，有個婦人把那一頭捏在伊的手上，那些婦人們也手對手聯了起來，向伊對着。跳舞人成了一個半圓形；於是唱起很悲哀的人們故事，一壁唱，一壁舞，用一種很慢很莊嚴的步態，四周這樣圍繞，擎手帕的預先發出一聲單調，把手帕向上一轉，剛剛和他的第二音調同時舉起。當這個悲歌將要告終了，鄉人們便另選三十人，和從前一樣的舉動，唱起悲歌，向四周這樣旋轉。

晚上遊樂告終之後，那些採取者便去睡覺了。這裏二個，那處三個，都是睡在那些樹下；有幾個睡在那粗笨的倉中，要算最優待的了；倉的情狀，前面和旁邊都是開着，有一邊和後面就是用這種葡萄藤編成的，頂上蓋着葡萄葉；

但是這種倉非常狹小，並沒一些餘空可放那籃筐掃帚之類。所以那些用具只好拋在露天底下過夜罷了。

待收穫收入，把那些果實曬乾之後，出售事務便要跟上來了。個個人都很希望愈快愈妙，把他的果實早些脫手，因為和葡萄園相近地方，並沒有相當儲藏的場所。

這個是鄉民運往相近市場上去賣的情形。把葡萄都裝在柳條籃和大囊裏頭，載上驃背。每匹驃可載二百磅到三百磅光景；我們那個鄉下朋友，他不過是個小園主，他的收成可有一二噸光景；所以動身的時候，有二十四匹驃。可是你很不容易看見這個小牲口。每匹上面都是堆着什麼柳條籃哩，很笨的鞍囊裏，把他背上都包滿了；還有個奇形怪狀很胖的囊，縛在貨鞍上。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另外還有個僱來的幫手，都在那裏幫助他起貨。

希臘這一大部分的小葡萄，銷售出去，不過在收穫後幾日而已；直接賣與

商人或是由中人轉賣。現在那些葡萄，交到倉庫裏去了。這些倉庫在小葡萄出口商業四大中心點——考林斯；富士鐵撒 *Vosizza*；和派脫拉斯，在考林斯海灣，四周圍地方都是產生小葡萄的，這些地方生出的果實，質地要算最好；以及開來麥他在買遜尼亞海灣極南處，此地的收成最為豐富。

有一大半葡萄都是由本地口岸，裝入一隻繪有顏色的船中，運往出口中心點；裝葡萄的船隻好像中國沙吊船似的。待船隻到了目的地時候，再用木鏟把他鏟出，盛入大囊或籃筐裏頭。還有些向陸路上裝運的，裝入一種長狹的二輪車，前面用驃拉著。這種運輸也很美觀，因為那種車輛畫得非常鮮豔，驃的頭上也裝飾着很美麗的纓鈴。

第十四章 小葡萄地（續）

當九月裏時候，小葡萄出口最是忙碌，在拍拉斯出口碼頭，可看見商業上種種的景象。碼頭上面積了一層很厚的黑泥——這就是小葡萄堆在手車

和葡萄裏內滿出來的，然後由腳踏踏，所以積成一層厚泥模樣。前前後後，裏面外面，以及四周圍都是一堆一堆的小葡萄；那些人們來來往往竟沒一時間斷，或是把葡萄推去過秤的，或是背入倉庫的，又有把裝大葡萄箱背出來的，還有推着葡萄包件運下碼頭的，上上下下非常嘈雜！人們喊叫聲，鐵鏈敲打聲，鍊條玎璫聲，秤錘亂鳴聲，還有種種別的聲響衝在裏面，所以這個喧噪音愈加高大了。

我們到倉庫裏去觀察一番。在碼頭旁邊都是這種小葡萄，似乎在世界上除去小葡萄以外別無生趣了。地板上頭堆成藍黑小山和堤岸一般。此處，那處，無論何處的人們所做的事都是爲着小葡萄，所講的也是小葡萄；那些機械這樣喧噪着，也是因爲小葡萄。還有一大羣男人，女人，女孩，很勤奮似的，在那裏幫助揀選，清理，和裝包這些事情。

當小葡萄進倉庫的時候，照着種類分派在暫時安置的地方。然後用一種

篩箕把他篩做三種大小。普通大約只分二種。那最小的揀出可做麪包的用場。麪包師他把小的做在裏頭比較大的更是美觀，而且更賺錢哩。

在倉庫裏的小葡萄，大約有五分之一是用篩的手續整理的。擺在一種網狀盤中，把他拋上拋下，拋了幾分鐘之後，於是那些葉柄，和收穫時打進去的雜物一概都除去了；很是清潔，然後放入一種長盤裏頭。

還有五分之四是用風扇清理的，不過把葡萄園內夾進去的那些沙泥扇淨就是了。有些扇過的葡萄進口商人依舊要清理過一番，有些商人却不再加手續，就是這樣出售，所以烹調時必須先放入漏斗裏漂過，然後做進布丁或餅乾裏去。

扇過的小葡萄，大都是裝進一種圓桶之中；日耳曼，荷蘭，亞美利加對於這種葡萄，是爲最大的顧客。三國之中比較起來，購買這種葡萄還算亞美利加最大，因爲亞美利加都要買那清潔的。

潔淨的小葡萄——無非是洗過就是了！——是裝在一種木頭的箱子，箱子上貼了一張招牌，所寫的字樣很可令人注意；譬如寫：『異常潔淨的小葡萄』或是『精選的潔淨小葡萄』。這種字大都是刻印英國文字，因為潔淨葡萄在英格倫和英格倫的屬地，銷路要算最廣。以外的銷路，就是荷蘭，日耳曼，加拿大，和奧大利亞。

潔淨小葡萄，有大部分是裝入剛剛盛放一磅的厚紙盒裏頭。這種裝置方法，都是僱用那些婦人們或是女孩們女工做的。裝包可分三種手續，擺了一張長檯桌，檯旁邊就是盛潔淨葡萄的長盤，檯子上擺着磅秤，還有一大堆替裏的油紙，金屬的漏斗，和花紙盒之類。第一步的手續，就是一隻手擎着一只盒子的末端，再把一張替紙放在漏斗上頭，然後插入盒內。漏斗的體積剛剛和盒的體積相等，不過盒上面的口頸是開的。這步手續完成之後，便交了一個同伴去做第二步手續，伊是專挖葡萄的，從伊旁邊長盤裏面挖入漏斗，然

後把漏斗抽出，就把這滿滿的交給第三人，再由伊去做第三步的手續，把盒擺上磅秤，多餘的葡萄依舊傾入長盤，到了磅秤相平為止，然後把盒封了起來。這種磅盒，三十六盒裝一木箱，是由男工去裝置的；他們在倉庫中專做那些笨重的事情。製就和秤就的葡萄，在加拿大和奧大利亞銷路最廣，因為我們的屬地裏人工異常缺乏，要是在本地再加製造，那是葡萄的價格反而更貴了。

小葡萄進口最多的國家，照人口平均起來，要算荷蘭最多，可是以國家為顧客，比較所買的多寡，無論潔淨不潔淨的，那就要算英格倫了，每年向希臘購買，須見全數收成五分之三這麼多哩。

小葡萄收成，如何能夠感應到一大部分希臘鄉民，間接方面，由課稅傳達，如何能感應全國的興盛，我已經把大略告訴你了；可是他的感應，你所能測量到的，依舊相差很遠。要是收穫豐盛的，那些醫生們，才有希望他們未還的

賬，可以清算清算，要是遇了歉收，那些律師們的費，必須要等候，而且商人所付的，恐怕就是期票了。

希臘雖是靠着小葡萄當做財賦上的來源，要是講起希臘本國吃他的問題，那就一些兒也看不重。我講了這句話，很不容易使你相信，這是毫無理由的，要是你把英國的食事和希臘的食事，兩相比較一下，便可知道的了。我曾經也解不透這個什麼理由，這樣著名的東西，公共菜單上爲什麼沒有這個名目呢？有天早上，我竟在拍拉斯探查一番，或者能夠被我探出食物之中，有這種小葡萄的，也未可見得。於是就開始調查了，一年之中的收穫，這樣成千累萬，我從碼頭經過，踏進那厚泥裏面，我的鞋底上却被小葡萄黏滿了。市鎮上的大店小店都去蒐尋，大街小巷也走遍了。無論那爿店裏都走進去觀看，隨後又掉身來，轉到碼頭，再又細尋一次，依舊無望，那一種情狀委實可笑，有一次我忽然覺得，一心想着那小甜饅頭，怎麼看到布店的窗門裏去呢！我才

決定拍拉斯地方的食物，無論什麼東西裏頭都是沒葡萄做進去的。正在這個當兒，又被我看見了，在那小街旁邊很平常的店鋪裏，有些很粗的捲麪包，擺在那骯髒的小窗上頭，半個便士就可買一捲，到有點小葡萄做在那頭，做方法，着實可笑，似乎這個葡萄偷來的，或者怕他跑了，把他藏在麪包的正中。

希臘葡萄園如此豐富，所出產的自然不能通通行銷於國外。最好他們能够推廣國外的銷場，因為這種果實，是乾果中的最便宜，極美味，而且很滋補的食品；但是希臘人若是能自己吃些，不但於他們的胃口上金錢上也很相合，就是在他們提倡國貨上和廣告上也是很有益的，橫豎比把餘剩的，白白消費在糖漿和酒料上好多了。

第十五章 本地的工業

希臘的工業，有一大半和農業很是接近的。希臘除出小葡萄外，另外還有

別的大宗出產，譬如別種葡萄，橄欖，煙草，無花果，和橡樹的果實，這些物品都是希臘出口商業上最大宗的。

希臘所釀的酒，都是葡萄做的，他那種酒裏面，必須放進松脂，但是出口的却不放。還有一些是擎來晒做葡萄乾；另外有一種長白無子的葡萄，比較小葡萄稍為要大一些，這種葡萄你也知道，就是那曬乾的少爾太諾斯 *Sel-*
tanas。橄欖也可打油；橡樹果實對於製革硝皮工藝上大有用處，因為橡樹果實是含有一種櫟皮酸的。

在希臘最興盛的工業，還是靠着小葡萄。那些裝置的木箱，都是從希臘森林中砍下木來，自家構造的。那盛每磅重的花盒，也是希臘製造的；還有那些印刷上的物品，譬如裝飾的商標哩，火烙印的招牌哩，以及種種的裝飾，那些商人們非常考究，因為必須用那樣的裝置方法，才能夠迎合顧主。

羊毛，棉花，絲，也有些出產，不過並不是財富的來源。絲光毛布的圍巾，要算

本地最特別的工藝了。將要消滅的顧繡事業，現在也想把他重振起來，可是那開始者如何入手，却非常困難。希臘的婦人們，很是不幸，一些能力也沒有，說起伊們的習俗，着實可悲，要是去做那粗一些的工作，便以爲降低伊們的人格了；無怪希臘的女工對於美術品上無一可誇了。

關於本國商業，有兩種很重要的本地工藝。一種是製造靴鞋，式樣非常合宜，並且用最好的軟皮做的。因爲有些人所着的都是西方格式，不過大多數人民還是希臘本地裝扮，一雙紅鞋，上面擺個黑色的羊毛球。還有一種物品，就是本國所用的那種儲水長瓶。在亞馬路西泉源相近地方，有塊荒塚，這種長瓶就是在那荒塚上燒做的一天到晚製造得非常忙碌；雅典所飲的水，便用這瓶裝載進來。這種瓶料都用那種紅泥燒的，好像希臘古代很美麗的瓶飾物一般。

人民從事於掘鑛事業的，最爲稀少，而且出口的鑛產，只有鉛和鋅而已。乃

克素司 Naxos 的金鋼沙礦很是可貴；我們從那島上——在愛琴海——得到那種沙紙，就是這種礦物。希臘最重要的礦山是在浪林謨 Lanrium，從雅典到了那裏，趁着火車，只要兩點半鐘就到。此處有許多古時的礦井，那些礦山現今還是在那裏開採，所產出的鉛和方鉛（鉛的流化物）有些和銀色一般。

最重要的非金屬礦物，就是大理石，這種石塊，希臘異常豐富。那種很美麗的體質，和很美麗的紋彩，我們曾在希臘古代建築中看過了。古代建築家，把大理石當做最重要的材料，無論什麼建築都是用着這個石料去建造；大理石的質地果是堅美，所以那些建築家不期然而然的都去採用。希臘現在還有幾處最重要的大理石石礦，古時曾開鑿過的，似乎這個石礦，無論怎樣開鑿，終不能開盡的。

那種質地精細，顏色潔白的大理石，最為美觀，因他出產在帕羅斯 Paros

島上，便把他叫做帕羅大理石。烹泰立克斯山 Mount Pentelicus 的大理石也有帕羅的這樣潔白，可是質地粗些。黑麥脫斯山 Mount Hymettus 的大理石，色帶紅白，現今還在那裏開鑿；至於別種雜色的，無論陸地上或是島嶼上，都可採得。

在古時開鑿大理石，都用奴隸們去做的。有些石礦裏還可看見那古時掘鑿的痕跡。到了現在，他們都合成公司去開鑿，裝運的列車貨車都是自行備辦的。開鑿的方法，先用爆裂藥品把大理石轟開；然後用一種新發明的滑機，把石塊漸漸滑下。再施種種手續，若割切，雕刻，磨光，鋸開，擦亮，一概按照科學上的方法。這種新方法到還合宜，可是新的開鑿法，還不如希臘古時那老法好哩。現今希臘石礦中的大理石，運往國外非常廣遠，而且很有價值，也可算做希臘財富的來源，可是我們實際上的觀察却把他忘記，從石礦中天天這樣運去，究竟可有多少價值呢？古時建築家造就那些古代大理石作，是希臘

國家無價的資產。至於現在有沒有這樣一個人，把新的材料製作出來，到後來也成無價之寶，這可難說了。

第十六章 國慶日的景象

在雅典城內，到了元旦日和獨立紀念日，希臘王，王后，以及王族，須到大寺院裏去舉行謝恩祭儀。自王宮出發，一路的儀仗五光十色，好不威嚴顯耀。希臘王的御者，都是穿起銀藍色的號衣，輝煌燦爛，美豔驚人；那些官員所着的衣服一律都是紅色；禮帽上掛起很美麗的藍白羽毛，都可為這種行列生色。

當雅典舉行狂歡節的時候，那些人民都要着起很濃豔的服式，而且適合於這個節日的怪狀。他們在這個時候，實在已經把那假裝的文明拋棄了，天真和國民性都露了出來。那時幼孩們都穿希臘公共服制；帶領他們的保姆，也穿起本地衣服。希臘公共服制，曾經告訴你過，就是和奧爾白尼亞的服很相似的；但是有許多人穿着希臘島內所通行的服制；保姆們也有穿着很鮮

豔的衣裝，這是在本國常遇到的。狂歡節時還有一種特點，就是表演駝戲，無論那處舞臺上頭，只聽見鑿鑿敲着小鼓，便是駝戲開演了。那些人們非常擁擠，把個表演的牲口團團圍着，這是爲着什麼意義呢？那種牲口到很馴服，走進牠面前也不打緊，就是小孩們也很愛牠，一些也不害怕。他們對着駝駝歡歌道：『駝駝駝快些舞，我將給你大蘋果！』於是他們便把便士拏出去養這隻牲口。

美格拉 Magara 地方，和雅典很相近，那裏的跳舞非常著名，每逢復活節，便在山坡上舉行，或在市鎮裏空曠之中。這種跳舞和我所說的那些鄉人們日間工作做完之後，在葡萄園裏所舞的一個樣兒，不過希臘鄉人們所舞的，無非是頑意兒，美格拉人的舞，那是有專門學識的了。

復活節那天的跳舞，美格拉成年的村女，可有別的指望，得到夫婿就是在這時期哩！個個女孩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着起很美麗的繡花服飾，戴了鑲

嵌金邊的綢面巾；可是伊的衣裳雖是這般華美，伊所注重的還是那頭上和頸上一串一串很硬的金幣哩。

這種錢幣是當做結婚妝奩的一代一代傳了下來，由母親傳給伊的女兒，而且逐漸增加其值，一直加到很重了，便把他換成金幣，仍舊加在頸飾上，或是束髮帶上頭。

當少女們跳舞的時候，那些男人便在旁邊觀看，這個看了那個，那個看了這個，隨他任意注視。要是他看中了，便把他的手帕拋在那個少女身邊，是表示他很切望和伊戀愛的意思；於是照着希臘的風俗就算許配他了。

美格拉的女孩都把教授結婚舞這場事情當做教育上最重部分。我在雅典時，曾經遇了幾個美格拉的小女，專爲我表演過。

我曾經有個願望，想在城中參觀幾個女校的情形，便和希臘教授說明原委，由他介紹到一個女校長那裏，我即刻就去考察伊的跳舞，跳舞一門於校

內各課程中最爲優美；伊聘了一個很著名的教授，教着伊那班學生；那個教授曾著過一部『希臘國舞』的，至於這種跳舞，自然是我歡喜看的。有個校役會把校舍整頓一番；那時這班幼孩已在此處操練過一次了，預先把我帶到操場。沒等了好久，全校的學生打起步伐向那裏來了。大的女孩，半大的女孩，小的的女孩，還有那項小的女孩，一古腦兒都排成隊伍，從走廊下轉了出來，個個走到空曠之中，很有些害羞的樣兒。那時伊們都齊集我的前面，互相行了一個禮，然後那女校長開始揀選，約莫選出二十個光景。伊們便手對手聯起來，聯了一行，對着兩個特別選出的嚮導；這兩個嚮導，每人擎一塊手帕的角。把那手帕旋作圓形，從操場四周遊舞，同時發出一種很悲哀的聲音，唱起一枝很傷悲的小曲，唱完之後，那一行人便同聲附和也唱了一回，一壁唱，一壁舞，舉起很慢的步態。表演一段又換了一段，可是段段很相同的，而且那種聲調不甚悅耳，一些兒也不瀟灑，不免有些沉悶起來。那些少女們的足步和

聲調到還一致。講到體態却沒一點姿勢；起初時我看得還有些趣味，那種行動雖然簡樸，到還可觀；到了末後，才覺得不耐煩，伊們那種跳舞竟是一些人生的樂趣也沒有的。

演完之後，便急轉了一回，以告結束。那女校長很得意似的來告訴我說，學生之中，有幾個少女還是從美格拉來的哩。伊們便把復活節的跳舞表演我看。開始的時候，和希臘別種跳舞差不多，漸漸舞起，唱着悲哀的歌調；不過這些表演的，那種很從容的舉止，很溫柔的態度，很輕快的足步，着實令人可愛；並且個個少女的足，無論怎樣滑跌，都有一定的步位，天真爛熳出於自然，一些也沒差錯。美格拉的少女果然嬌美，舞起這種很美的跳舞，使得我好不快樂呀。我欲得和個個少女去接吻，以表示我的答謝；而且同時起了一個感想，乞求希臘把這個習俗快些解除，要是有了這種習俗，伊們得到家室可不是更遲幾年了；並且希望那些男人早把他的手帕拋出，成爲伊們的夫婿。我覺

得操場和我的心靈，一定是抱了同種的願望，待伊們復活節來了時候，很希望每人旁邊都有手帕掉下，那末伊們可不是都有戀愛了？於是就成了眷屬，衣也有了，食也有了，住處也有了。

第十七章 旅行希臘

希臘鐵道，因為土耳其邊境上，還沒路線橫過，所以未曾和歐洲相連。但是希臘本國的鐵道却非常發達，幹路支路已經達到南部的半島，所經過的地方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城鎮，或是商業中心，如同雅典，愛牛息斯 Elensis，美格拉，考林斯派脫拉斯奧林比雅 Olympia，開拉捫他 Kalamata，馬愛西尼亞哥斯 Argos，索林司，以及拿拍利亞 Nanplia 瑞賽拉 Thessaly 地方也有兩支路線；此外，還有些本區的鐵道。

但你不要想，希臘有鐵道地方，就有火車供你使用。因為專車的價錢非常昂貴，通常車每日只開兩次；假使你等到午後涼爽一點再去，那就沒有車

了。我會知道這種情狀，預先就要整備，要是時間過促，寧可在那些老式旅館內耽擱一宵，到第二天早上再起程。或是要追趕的，那就一些也得遲延，必須疾步趨走，那怕怎樣熱暑，也要越過那高山石壁，竟要如此追趕，才能趕上那開進市鎮裏來的火車。

我把路旁的車站述說出來，你便可知道那小車站對於旅客怎樣的不便利了。那車站只有一間草棚屋，而且時常關着，一天只開幾分鐘；待火車信號報到的時候，便有個職務員走了出來，着一身有袖的襯衫；他所做的職務很多，什麼站長，會計員，收票的，貨物管理員，腳夫，以及他種雜事，一古腦兒都是他一人。可是照料旅客上下火車的事務，卻不在他責任範圍裏了。因此旅客必須自己起貨，或是揀那最輕小的親自提着。

頭等車和二等車到還安適，但也不甚華麗。三等車是分開的；那種車並不是裝牛車，可算做田場和兵營聯在一塊的了。所有座位都被兵士們佔了精

光，空當中便夾了些鄉農和工人們，幾個鄉下婦女，或者一個牧師。地板上面亂七八糟的堆着什麼食物囊哩，菜蔬果實的籃筐哩，都是帶往市場上去銷售的；有些人還帶着一只鳥籠，還有一二個抱着嬰孩的。頭上的架子架了許多活的雞鴨，雞鴨的腿上都是把繩索縛了起來；座位底下也放了些小雞，要是你的足有些發酸，往座位底下伸了一下，那些小雞便不客氣，向你的足上啄將過來，好似發了一個警告，勸你再不要侵佔過去了。車內所隔的板都是腰板，所以那些人雖然處處隔開，依舊可以和他的朋友們互相談話，要是距離相遠的，便提起嗓子，高聲大叫起來；有時同隔的人，互相合唱起一曲希臘小曲，唱過之後，便喫那旅行時所喫的甜瓜，撒了滿地板都是瓜子。我曾在意大利、西西利、西班牙旅行時，覺得坐那三等車不知怎的，約莫坐了五六點鐘的路程，便有些不耐煩起來了。

但是這種情景沒關緊要的，不過受了一點小困苦就是了，要是我第二次

到了希臘，仍舊要去趁那三等火車哩，因爲我到了一個國家，最喜歡和那國家的主要部分去接觸，希臘的主要部分就是那鄉下人民。和鄉民同道旅行，覺得非常有趣，我很希望和那些和善朋友們再能相遇，他們曾經把果實分給我；曾經給我花卉；叫我坐在一個車角的位子上，他們寧可起立，騰出許多餘空來讓我；到了路旁車站，又從那些攤頭上買些食物爲我果腹；上落車時，又代我提着行囊。至於那些很有禮節的兵士我更願和他們相遇；其中有個兵士尤其好，有一次，他一定要替我買飲料，幾乎把他遺落在一個鄉村站上；他的生性非常豪爽，一定要替我會鈔，無奈阮囊羞澀，錢袋內又沒多少錢；他常喝令他的同夥們不准喧擾，所以我還可睡了一息工夫，這點睡到是很要緊的；到了目的地，他便把我喚醒，喚的方法着實可佩，把鎗的大頭，很文靜的向我肩上輕輕搭了幾下。

希臘有許多繁盛地方雖是通行鐵路，却有好多名勝地和鐵路相離很遠

的。有些荒涼地方還可乘着馬車去，還有些地方必須要騎馬才行，更有些地方，道路崎嶇，那只能跑腿了。好的道路異常希少，而且相隔很遠。橫過平原的通衢大道，也是很狹，粗陋的了不得；至於偏僻小路更不堪言狀，只有驃子行走。他們因為縮減路程，便從山谷中橫過，或是曲曲折折攀上山岡。

帆船輪舟從大陸沿岸以及那些島嶼旁邊，來來往往非常衆多，要是你從雅典到派脫拉斯，或是從派脫拉斯到雅典，走水路比較陸路更好，因為走水路定要經過泊雷斯 Piræs —— 雅典的口岸 —— 到了這個地方，便可知道考林斯的運河了。鑿通考林斯土峽這個計劃，還是古時人打算出的；第一次實行開鑿的時候，在義羅 Nero 時代，不過開了幾個月之後，就把他拋棄了。現在的運河，是一千八百八十一一年時，由法國工師前來開鑿，後由希臘工師自行告竣，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八月六日，便開通了。有三哩半長，一百尺闊，二十六呎深。兩旁河岸，最高的地方，離水面約莫有一百六十呎光景；橫

過運河的鐵路橋就是在這個地方。最不幸的就是河面太狹，不能行駛海輪，所以這條捷徑只能走走那很小的碼頭船罷了。

我要叫你全知道希臘旅行的大概情形是怎樣的，那末必須把我曾在希臘航海情形也告訴了你。但是未講以前，我敢對你申明一句，我所得的經驗，是和那可惡的水手眼睛裏所看的却不同。那時候海洋和我便成最好的朋友，無論天氣爽朗，或是狂風大雨，都是同在一塊兒。

下面就是我在希臘船上夜裏所經過的景況：

我決定了要往希臘航路上去遊行一番，我便向那船上買了一個二等船位。三等艙都是那些步行旅客。船艙底堆着貨物，所有的餘空差不多被土耳其的旅商佔滿了；這種人在英格倫各處時常看見的，背着一捆毛布和繡花品的包裏，沿街叫賣。他們的食物都是自家烹飪的；睡覺時就是睡在艙後那些穩藏的地方，並不脫下衣服。可是普通一般希臘人，不至坐入艙底；大都是

二等艙。我所以要坐二等艙，就是因為和希臘人能够接近些。却說夜裏九點時分，我會走上甲板，找尋那二等客室。那時從一條很狹的出入路上看去，自地板一直到頂，都是些行李，亂七八糟的堆做一團——就是他們的家常用具和牲口等類；大約是遷移住處的。那些什物當中，夾了一張長檯桌——是一塊光木板，上面撒着晚餐後的殘物，黑麪包的皮屑哩，成堆的酸臭羊乳餅哩，葡萄的葉柄哩，無花果和西瓜的皮哩，還有一大堆瓜子。向他們一看，怎麼連櫈子都沒有，可是有許多人都是躺在巨囊大袋上頭，或是坐在那繪花的箱上。有些旅客晚膳已經吃過了，那時嬰孩的啼哭聲，婦女們的閒談聲，還有鸚鵡的咿呀聲，同時並起；而且空氣中煙霧騰騰，非常氣悶。這時我就去找尋女人的房艙，想安睡一宵，可以舒服一點，但他們帶我到一只很小的碗櫈邊，我便很當心地向櫈門中探進去。那種景象着實不容易描寫。忽然突出個披頭散髮的人來，用手一攀便從那很骯髒箱中走出，用一隻眼睛斜看着我，使

得我不禁害怕起來。便逃入頭等艙中，和船上會計員從新結算，因爲二等和頭等貲費不等的；同時向四周一看，哦，是了，這個地方才有座位哩；沿着客室排了有墊的靠椅，可是那些座位都被水手們佔去了！我想走進那船的內部，寧可張着膽量在此地更好；所以我便取了一張小櫈，坐在一張檯子前面，這張櫈上剛才有個人離開，我把他取過來的。就坐在這個地方記錄日記，但是曾經碰到的那班水手，着實可厭，最喜歡查三問四。一息工夫把我的紙又拿去了，又碰上我的筆，又向我的肩上和臂上撞將過來，到了後來，我竟不能堪，把頭伏在檯子上，閉着眼睛，就熟睡去了，非常疲倦，好似走了長途路一般。

但是那注重舒服的人，和多錢的人，到希臘去旅行，也比較我所說的情形奢華些。他們從這個港到了那個港，從這個島到了那個島，可坐在自己的快艇裏，或是專包一隻船。到雅典時就息在那頭等旅館裏頭，再由一個頭等驛官保護到內地各處遊覽，那自然是舒服的了。

但是真正的旅行家，必須去考查那國內最通常的情形；若是照着以上那種情形，我想你也很願意去遊玩了。可是那種道路，無論如何再也不能使你快樂哩。

現代的希臘，自從獨立以後，用了種種改良方法，却漸漸完備起來。希臘現在也知道欲使國家發達，必須從教育上去着手，所以希臘的學校制度非常發達。因此，歐洲東南方的人民未曾受過教育的，極其希少；講到交通，鐵路已經建造，道路也開始修理，郵政電報也設備得很完善；重要的商業艦隊，也組織成了，但是除了商業上的事務，我所說的那些鐵道，以及幾處頭等旅館，運輸事業的布置仍舊是很薄弱，內地的文化異常幼稚。可是你切不可忘記，希臘是個高低不平帶山的國家哩；山國文化自然難以輸進的。可是希臘這樣凹凸凸凹，自然有她的蠱惑能力，要是把道路造平起來，那就要失掉他的天然美麗了。

我雖然歷盡了千辛萬苦，所得的報酬却也不少；如同很美麗的色景，和善的禮節，奇異的裝飾，和古怪的習慣；還有那些古代建築上遺蹟；以及古代美術上驚奇珍品，仍舊保存在他們出生地希臘國中，這些東西，就是頂好的報酬了。

現在我已經把所見的告訴你了。你若因爲看了我的書，便說除非那些道路已經做得非常平整，而且有山中鐵道載你到達爾菲去，你才願去；那就是我的過處，或是你的不幸了。但是如果照現在的情形，你也願意去，那末，我這本書所說的，自問還不甚相差，可是有些文字和圖畫不能表達的地方，尙望你自悟罷。